

上目真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年刊

社 會 科 學 學 會

編委名單：

總編輯 許少芬
編輯 何佩瑤
蔣斌
關誦斯
曾玉英
李麟
謝建民

設計 謝建民

植字及承印商：鄧氏兄弟資料研究出版公司
電話：5291105 90810839

旨真

TO
ALL
MEMBERS



王濟斌

王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即將出版年刊，對港大社會科學學院和社科學會的發展，作回顧和展望，並藉此加強同學對學會的歸屬感。

賡

這項活動有積極意義，本人深表支持。大學教育不同於中、小學教育。大學教育是一個「自我完善」的教育過程。扼要來說，就是要通過自覺、自發和自律的教育方式，在尋求與創新知識，和個人發展的培育兩方面，達到社會對大學生的要求。因此，大學生必須真正理解大學教育所給予的是甚麼，並盡量向着大學教育的目的這個方向，去改進自己的素質，包括知識、技能和人格，而更重要的是培養自己對時代、對社會的使命感。

武

在培育自己的過程中，社會科學是不可缺少的基礎。社會科學所包涵的知識和技能很廣，不少是極專門的，也有很多是基本的，後者對那一門的專業，都有肯定的輔助作用。因此，港大的社會科學課程，今後還有不少可以發展的地方，來配合大學發展和社會的需要。

香港未來幾年將要大量擴充大學學額，吸納更多有志進修的優秀青年。我們期望有機會接受大學教育的人，真正認識大學教育對自己的功用，緊記自己的社會責任，在「小我」與「大我」之間懂得取捨。在學的同学倘能懷有這種培育自己的胸襟和理想，將來必能面對不同的挑戰。我們歡迎這樣的同學參與大學事務，共同為發展大學教育而努力。



John B. Smith

**D
R

J
O
H
N

B
A
C
O
N

S
H
O
N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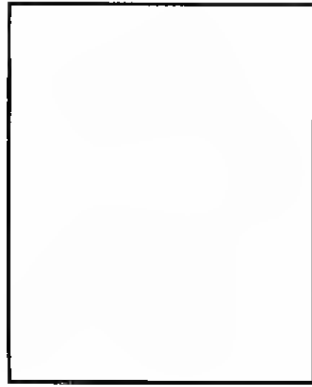
It is a pleasure for me to write a short piec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Society Journal. I am happy to see that students in the Faculty are showing such an interest in academic matters extending beyond the classroom.

One of my other jobs, besides being Dean, is being the Director of the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entre. In the Centre, we are involved in a large number of interdisciplinary projects.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a little about two of our projects.

Firstly, the Centre was involved, during the recent Legco elections, in a number of telephone surveys. The team was headed by Mr. Robert Chung, a sociologist in the Centre, whom some of you may know through Old Halls or Swire Hall. We did a total of five telephone surveys, investigating not only people's preference for their candidates, but also obtaining important information about how they received information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candidate choice. On election day, many students helped us to do an exit poll, where we asked voters who had just voted a number of questions, including which pair of candidates they had voted for. The fact that the first two candidates past the post won made it necessary for us to develop our own statistical methodology for reporting the accuracy of the results. This project will be written up over the next 6 months and will, in conjunction with a detailed face-to-face survey done by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provide very useful information for election researchers in Hong Kong.

Another project the Centre is just starting involves doing a longitudinal household survey to assess, in particular, needs and use of medical and social welfare. A longitudinal study means that we will repeatedly contact the same respondents. This sort of study is difficult to do well but potentially provides information on individual behaviour that is not available using other methods.

These two projects give just a small taste of some of the projects going on in the Faculty. The University is now starting to put greater emphasis on postgraduate research and you may have a chance to take part in a project as an interviewer, a research assistant or as a research student. I hope that you will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get involved in research and discover how exciting it can be!



詩抄答

總編輯許少芬

三蛇年刊（九一）終於出版了！對於出版日期一再推遲，作為總編輯，深感歉意，同時亦希望這本年刊不會令大家失望。

本刊取名「旨真」，意指力求真善，亦以最真誠的態度來完成整本年刊的過程——包括搜集資料、撰稿、約稿、設計直至出版為止。

本刊內容分為五部份——校政、內務、外務、院政、活動回顧及其他雜文。在校政和院政方面，我們嘗試去總結社科同學在近年面對的改革和變遷，亦有撰文分析三蛇面對校政參與冷淡時所作的相應行動，以及提供改善辦法。

內務和外務兩部份主要是探討為三蛇在這兩方面亦日見疲態，希望能拋磚引玉，引發同學注意和討論。活動回顧部份目的是增加同學對三蛇的認識，以後能提供更多意見給我們作出改善，令活動質素提高。

總結一句，我們不只在乎回顧，更在乎前瞻和對未來發展的幫助。

在年刊的出版過程中，的確遇到不少問題，包括料子問題、約稿的彷徨、時間控制的困難等。幸而，得到很多同學和好朋友的鼓勵和幫助，它終於在有驚無險中「出世」了！在此謹代表三蛇對他們說聲：謝謝！

最後，希望在往後的日子裏，大家會繼續支持三蛇，並對我們多作指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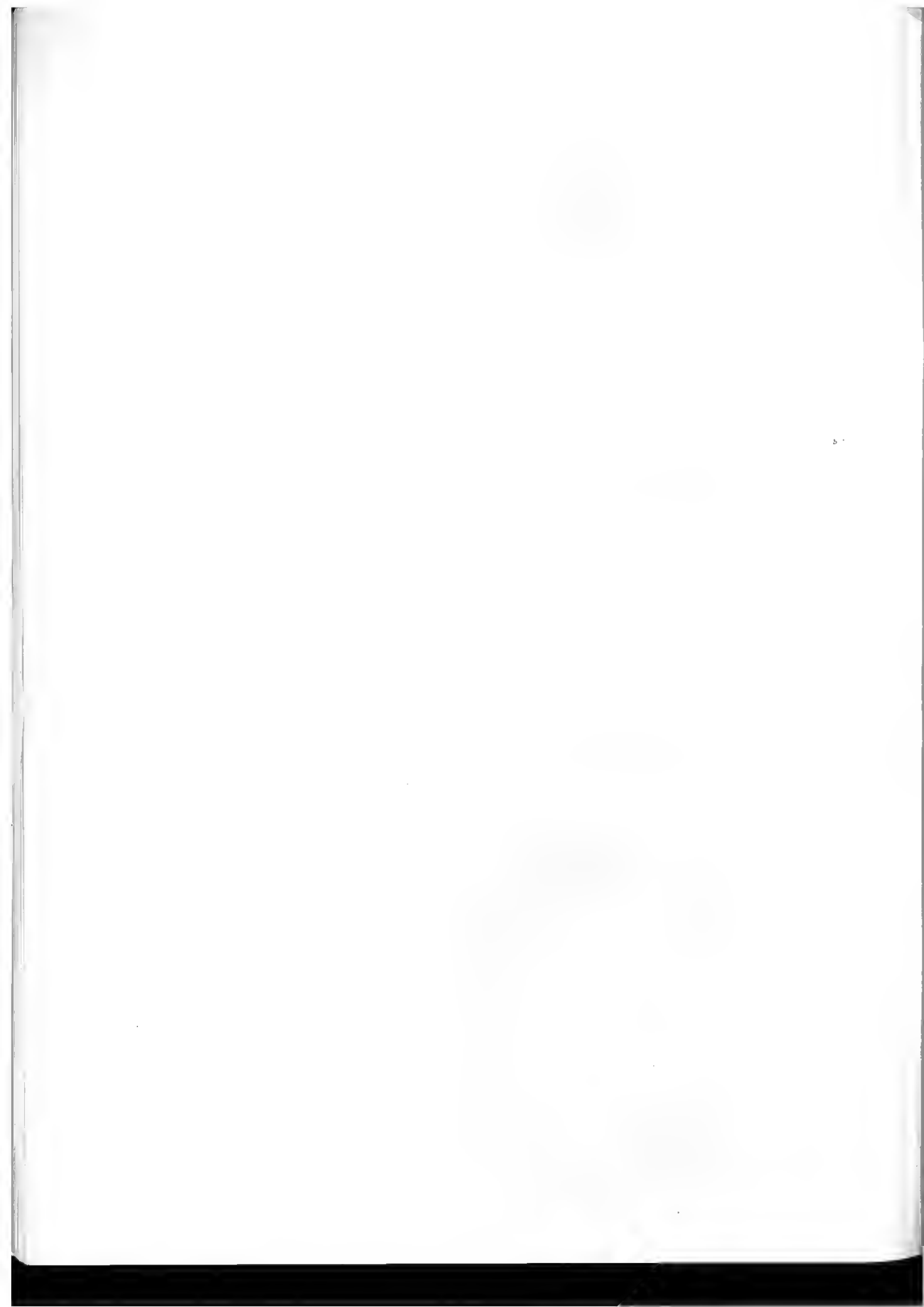
目

1. 事與願違！
2. 算。
3. 一串問號？
4. 不捨、不棄
5. 投入感
6. 『等待』『期望』

錄



DO NOT TRY TO LIVE FOR EVER.
YOU WILL NOT SUCCEED
– George Bernard Shaw





要避免事與願違，最好一開首就不要一廂情願！

校 政

校政參與概況

七十年代學生運動的火紅年代，學運是戰後成行的一代香港學生尋找身份認同的嘗試，但是，隨着香港本土文化和認同的冒升，學運背後的動力也就消失了。

但是學潮的過去，却没有熄滅學生的心火。一向有論者謂，學運的遺產就是校園內的校政參與，學運堅持的那種鏗而不捨的理想和精神表現，正體現於學生參與校政的熱情之中。

那麼，到底「校政參與」是什麼？它的重要性又如何呢？同學想參與又可以透過什麼途徑？

具體來說，校政參與是指一切學生的參與包括行動和意識形態上，參與的事項則是校方的任何政策，例如有關學術上、課程制訂上之類。

一般來說，我們會把校政參與分為建制內和建制外兩種。建制內包括校方的制訂政策、機關上加設學生的代表、中央學生的會會長和副會長的工務及教制內務委員之類。這些都是明確的參與，大多是有明確的職責和清晰的參與事項，它們發揮的作用和盡量搜集同學的意見向校方反映，及爭取校方政策會以同學利益為大前提，學生——作一個受影響的部份——能被尊重和照顧。

建制外的參與則是包羅萬有。同學對校政有任何意見或建議，均可透過校園內任何途徑發表出來，例如大字報，校園一週或坊間報章的投稿，甚至主動向中央學生會或這個層面提出簡短而公開的給所有同學參與和討論，也可以至同學間互相給予壓力，以顯示學運和學運一樣，學生憑着

無比的毅力和信心去反對社會的不公平現象，進而反對校方的措施和不開明的態度。

其實校政參與既是個人應該關心的事務，亦是關乎羣體的。廣義來說，理論上，校方實施任何政策的對象是廣大同學，所有政策制訂和實施對每一位同學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響，諸如課程的制訂、聘請教師、擴建校舍，甚至飯堂加價，對同學無不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參與校政實在是不幸而然的，也益會平白從天而降的，一個校園就如社會一樣，是有賴各個體的合作和共同努力才能蒂造美好的將來。

就個人而言，參與校政是可以增益個人的成長的。無論是建制內或建制外的參與，都可以讓同學培養出一份積極的參與性和責任心，雖然有論者認為，其間的學愈是參與，便愈會發覺現狀的漠視民意，到頭來只會令人沮喪！但是筆者則有所質疑，沮喪是過程成的一種成長嗎？不錯，沮喪又怎會體到參與的重要性呢？大家都不會忘記「失敗乃成功之母」這句說話吧！

就羣體方面而言，在參與校政當中，同學可以學習怎樣與別人合作做事，怎樣去組織活動和引起同學的關注，這些都是寶貴的經驗。而且，若能與多些抱持不同意見的同學和教師交流，更可增強同學的思想沖激，擴闊同學的眼界。

綜合來說，校政參與其實是全的人學教育的一部份。在參與的過程中，同學所成獨立的批判能力，這些都是完人教育的一個組成份子。大學生活的可貴，不是歌舞昇平或學術上的進益，而是歌聲昇平或學術上的進益，個人的發展和成長更不容忽視呢！

細

說

從

頭

一向以來，社會科學學會（簡稱社科學會，俗稱三蛇）給人的形象是專門負責外務和校政，屬於前鋒部隊，每有事故，均會有迅速的行動和反應。但是，隨着歷史的發展，這個局面似乎有點改變，不但開始呈現外務沒落的情況，而在校政參與方面，亦日見一庄不如一庄，三蛇的觸覺性和主動性似乎有所退減。到底，三蛇發生了什麼問題呢？又或整個社科為什麼會變得對學生運動如冷感呢？本文嘗試從建制內、外兩方面的參與校政途徑作出發點，分析和檢討現況，提出一些改善建議。

在社科學院內，同學是可透過很多不同的建制內的渠道去參與校政。簡而言之，這其中包括社科學會評議會、院務及教務委員、普選評議員、評議會屬下的常設委員會及臨時委員會，還有社科學會幹事會之類。由此可見，在理論上，同學是有很充足的渠道去參與有關校方政策的事宜的。

（一）社科學會評議會 Social Sciences Society Council 社科學會評議會是由社科學會幹事會及七個屬會為主要組成部份的。各評議員是由全民投票透過作為幹事會和屬會幹事而進入評議會，所以，各評議員是需要對所有社科同學負責和作交待，他們代表的是社科同學的利益。

在評議會內，一切有關社科學院內的重要事宜，均會被提出並作出討論。例如最近期的是有關成立經濟學院（School of Economics）一事。評議會曾作出多次討論並對於遴選學生代表進入 Board of Studies 亦有一定立場。

循這個途徑，評議員可以保持對社科學院內的事務有一定程度了解，以便有需要時可以盡快作出行動。例如對於有關備受爭議的會員制，評議會亦有成立臨時委員會作出研究，並且是公開給所有社科同學參與的。

（二）院務及教務委員 Senator and Faculty Board Members 他們的工作是代表社科同學出席校方校務會議，即 Senate Meeting and Faculty Board Meeting，它們均是在校方行政架構上一些具有很大權力的組織來的。透過他們出席會議，可令我們獲得最快最準確的資料，尤其是 Senate Paper，雖然有些是被列為高度機密，但大致來說，掌握這些資料可令我們更清楚校方政策。若教務及院務委員之間能有緊密合作，更能事半功倍呢！而且，他們亦是評議員之一，因此，在評議會上他們往往能提供資料並帶出問題討論，Senator 更是 Faculty Affairs Committee 的主席呢！。諸如去年的分流制度 Streaming Proposal，他們便發揮了很大作用。

（三）普選評議員 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or 一般來說，評議會中是設有三個普選評議員席位的。他們的工作主要是助評議會的運作，並向同學協作出匯報，以令同學不會被摒諸於校政門外，以改善只有少數同學參與校政的現象，今年更創新意，出版 Council Express 作為每一次評議會會議的交待，希望能提高評議會的透明度和勾起同學的興趣及參與情緒。

（四）常設委員會及臨時委員會 在評議會內，轄下是有不同的常設委員會，有關校政方面，則有 Faculty Affairs Committee

（FAC），成員包括有教務及院務委員，幹事會主席和內務副主席及其他屬會代表，關注的事項顧名思義是有關社科學院內的，工作則有每年一度的 Course Evaluation 之類。除了常設委員會外，有需要時，我們亦會成立臨時委員會，例如有前文曾述的必然會員制臨時委員會，去年亦曾就分流制度成立了一個臨時委員會，一般來說，成員會是有興趣的評議員及社科同學。

這些委員會的作用是令評議會分工能更準確和精細及專精，希望能透過它們，盡量搜集同學意見和爭取同學的參與。

（五）社科學會幹事會

社科學會幹事會除了外務，內務的事宜也不忽視的，素來，主席和內務副主席都會是帶導整個幹事會去參與校政的。他們是 Faculty Affairs Committee and Constitution Review Committee 的必然委員，以圖能獲得最全面、最準確的校務資料。除了他們，幹事會外務副主席亦在校政參與上佔有很重要的角色，外副是學生會評議會的幹事會代表，與其他學生會幹事及屬會一起研究、討論校方政策；此外，外副亦是 University Affairs Committee URC 的委員之一，這些種種、種種對我們參與校政是很重要的。首先，資料方面會很詳盡，而且，更可與不同院系同學交流，互相衝激，亦更能令我們不單只會熟悉社科事務，對於一些全大學整體性的政策也可以有所了解。例如第五期擴展工程，遴選協理校長之類，由此可見，幹事會在這方面的努力也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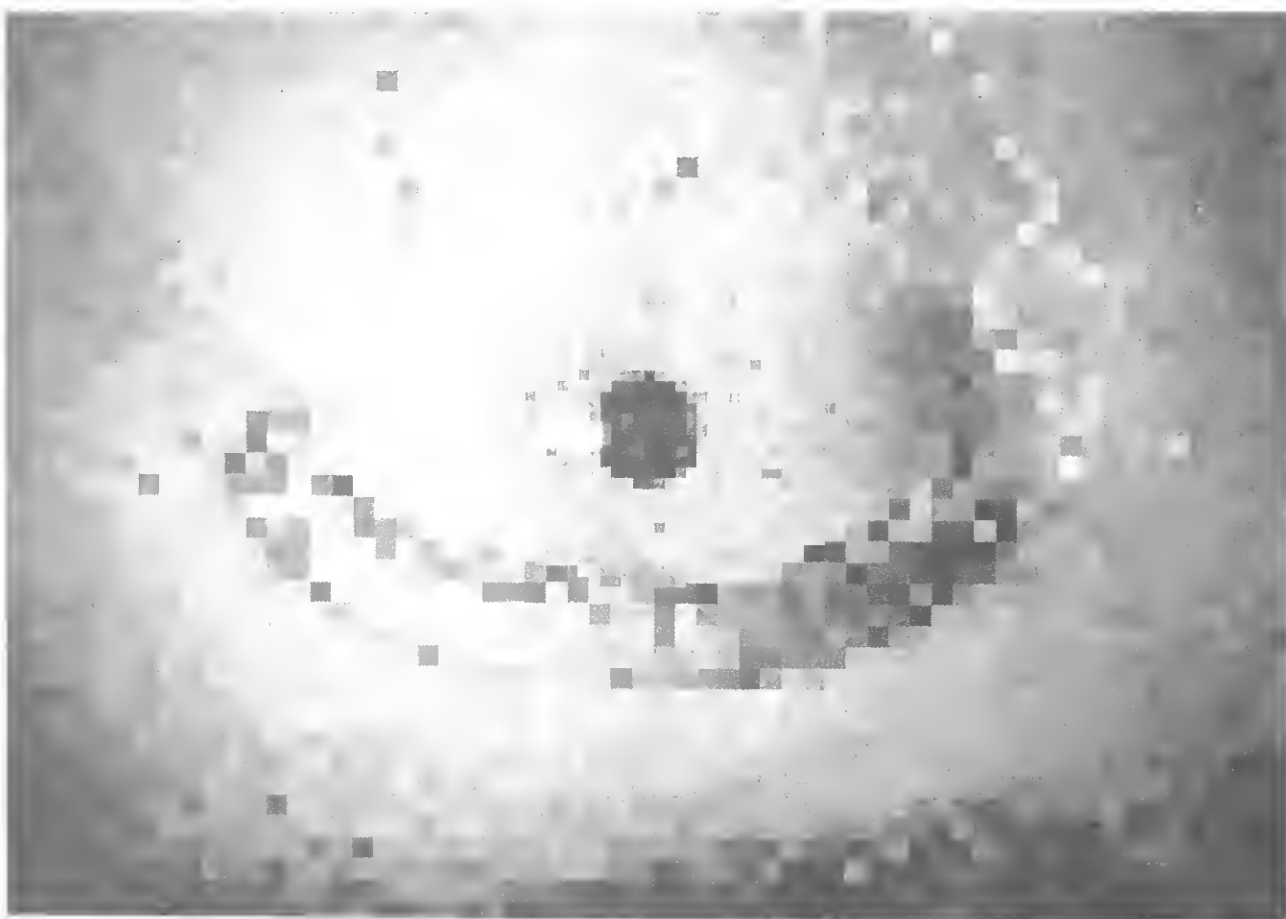
剛才長篇大論的都是一些建制內的校政參與渠道，但是，對於一般同學而言，這些都似乎離他們很遙遠，令到校政好像只是一小撮人的玩意。事實上，校政參與並不只限於建制內的發展呢！

建制外，同學同樣可以對校政作出意見、討論，透過各種形式，反映給校方。

首先，大字報可以說是最直接，最方面的一種形式了。同學可以自由地發展任何言論和意見，甚至與互不相識的同學討論事宜。互相作出回應，製造出討論氣氛，引起注意。在大眾壓力下，校方便不得不作出留意，以照顧同學的需要和尊重他們的意見。

大字報以外，向校園內外的出版組織投稿也是很有作用的，校園內有各種出版刊，以社科為例，不論院會或各系會也有自己的出版刊物，例如年刊便當出版過有關分流制度及經濟學院的特輯。全校性刊物校園一週和學苑，也同發揮同一功能，歡迎同學投稿甚至參與籌辦，抒發已見，讓其他同學分享或批評。

簡而言之，建制外的參與是有有賴於同學的自發性和投入感（Sense of Belonging）。只要同學願意，參與校政的途徑可說是無處不在，甚或乎同學間的互相討論、議論已是一種參與來了！所以，總括一句，校政一定不是一小撮人的玩意。



三蛇出年刊，重點話要放喺校政上面，於是乎搵我寫稿，講講校政與喺社科裏面嘅前途。唉！校政參與，阻滯真多，成日都話改善，但又只喺空中樓閣——幻覺，乜改善辦法都未見過，真真令人痛心疾首。大家好心幫幫忙，坐言起行好無？重有呀，唔好當喺例行公事呀，認真啲，比啲心機去做，無話唔掂係咪？

攞校政最大問題就係興趣，若果大家心不在此，夾硬要攞都有乜意思。通常嚟講，啲人無興趣有兩種，一係就自己本身無興趣，一係就曾經有興趣，但係攞極都係無乜改善，大學都唔聽你支笛，久而久之，咪無晒 Mood，索性乜都唔理。

唉，其實呢個問題都令人幾悲哀，有心無力，有乜解救？唯有靠班仲有熱誠攞手啦！透過佢地，延續校政參與呢條命脈，帶起同學嘅興趣，經常要提醒其他同學，校政參與係個「貼身」問題，Canteen 加價，你點可以唔理？以後非 B. Econ Stream 嘅同學只可以 Double Major Econ，你點可以唔知？系主任嘅權力係咪過大，你點可以唔過問？諸如此類啦！所有為咗自己嘅自由、自己嘅幸福，我哋一定要企出來，等大學方面唔會當我哋無到！而且，你諗吓，一個唔出聲、兩個唔出聲，容乜易比大學 Define 我們做沉默嘅大多數，後果會點，唔駛我講，心照啦！「羅馬非一日所建成」，望就望大家都可以堅持住呢個理想啦！

校政參與另一個大問題就係參與嘅途徑問題。理論上，話就話有好多建制內嘅參與途徑，乜嘢 Council，三蛇 Exco 會、Faculty Board Member、Senator……數都數唔晒，之不過，到底發唔發揮到作用，就令人好質疑嘞！首先，最明顯就係工作量呢樣嘢！試諗諗一個 Senator 或者 Faculty Board Member，每次 Faculty Board Meeting 同埋 Senate D Paper 多到震，要睇晒都唔知要用幾多時間，尤其是若你想做一個負責任嘅 Senator 或 Faculty Board Member，睇完之後，仲要消化，研究吓有乜問題，開完會後，又要向 Council 甚至所有同學汇报，或者做其他 Follow Up 工作，唉！大家都係學生，唔通唔駛讀書咩！於是乎，時間就會用盡晒，想

抖抖都唔得。

除咗工作量，銜接都係一個問題，例如 Senator 咁，若果上手落庄，連文件帶人一次過失晒踪，你叫個新人點算好？叫天不應，叫地不聞，一個人傻傻咁去摸索。又例如三蛇，若舊庄落庄就人都唔見，新庄有人 Lead，完全冇經驗，於是就要用好多時間去探路，到有料有 Confidence，又話落庄，你話點死？

思前想後，諗到 D 改善辦法，例如搵 Senator 或 Faculty Board Members，蛇庄 3C 時，最好搵 D Current students，尤其是有攞開嘢嘅，咁到佢上庄時，就可以令 D 嘢快 D 上軌道，唔駛盲中中，而且，傾庄時都可以 Lead 得好 D，理念問題要清晰同埋傾多 D，唔駛上咗庄都仲係無乜 Concept！除此之外，一啲改制都可以試試，好似三蛇 Exco 會如多一個校政 Secretary，減輕 IVC 的工作，同埋可以作為一個長線跟進，一庄接一庄，實行好似攞外務咁，做大佬！其實，講到尾，都係人嘅問題，有經驗嘅 Current Students，如果唔會落咗庄就唔見人、失晒踪、比 D 支持鼓勵同埋意見比新人，相信情況一定會大有改善。更好就係再上庄，實行用一年實踐，第二年就會做得更好嘅！

在我睇嚟，Last 一個大問題就係建制外嘅參與途徑未曾得到充份發揮。大字報、民主牆、校園一週、學苑投稿，似乎都係圍內人或者友好玩嘅，一般同學未見有好多利用，唉！呢個都係關乎到同學 Sense 唔 Sense 利有呢 D 途徑同埋佢嘅重要性。可能好多同學都會錯覺以為要好有料、有 Point 先至可以出大字報、投稿……其實，咁諗就大錯特錯嘞！點 Define 有料、有 Point？呢 D 純粹係觀點與角度嘅問題，所謂各持己見，如果跟住之後有人 Crit，咁咪仲好，即係話有人睇你寫嘅嘢！所以，各位同學，多多出聲啦！幾 Hard—Sell！

話到呢，筆者都只係想同學諗清楚，校政參與係乜嘢，到底值唔值得，需唔需要 Value，若果答案係肯定嘅，咁就不妨去做；若果答案係否定嘅，咁咪咪理囉！只要記住，所有決定嘅責任請各位自己承擔，千其唔好到有事時先至嚟推卸責任！

校政唉

！

老幾

社科改制面面觀

到校政前景

今次社科改制事件，又在校園中掀起一次討論校政的氣氛，但究竟今次事件對我們有什麼啟發呢？現在想和同學分享一下。

社科改制的伏線早在兩年前社會科學院院務會 Faculty Board 成立社科改制工作委員會 B. Soc. Sci. Review Working Party 時已經出現。其中主要理由是恐怕將來的經濟系收生太多以至支源分配不均，經濟系師生比率相差太遠，做成學生質數下降。八九年五月工作委員會終於在中期報告中提出配額 Quota 建議。此建議因經濟系張教授大力反對而被駁回。後來，又有建議分系收生 Direct entry。經濟系一直反對有任何選科限制。直到今年四月分流制 Streaming Proposal 出現，各系主任才像有點共識。在今年五月院務會在經濟系講師缺席下基本上通過分流制建議。

第一面——學生

為何改制在即一般同學才得悉有改制這一回事呢？一直以來，改制委員會的建議等均以機密文件處理，所以同學未能把消息發放出外。直至八九年十月，因一份有關文件沒有機密印章，所以能透過院會三蛇之下的院務會 Faculty Affairs Committee 發放消息。但此事並未得到適當的重視，社科改制影響深遠，嚴重有影響將來同學選主修科的權利，以至他們的出路問題。在八九年十月至九〇年二月期間竟然從來沒有提交三蛇評議會討論，亦未見在大字報交待。直至新任學生代表上任，才發現事件已達到決定性的地步。那時才作出一些交代及收集資料的工作。其中責任必須問責上屆社科教務委員及院務委員。

第二面——代表交代

這種缺乏交代的情況並不是社科特有，而是一般的教務委會，院務委員會以及一般校方的委員會的學生代表的習慣。其實，食堂管理、醫療設施、課程改變、導修堂形式等和同學有切身關係，我敢肯定說同學一定是會關心的。問題是在於一般同學既不知校方機構的運作，且缺乏這方面的交代，使他們無從關心，甚至不知找那位同學提出建議。校方已給了我們參與校政的機會，而一般同學竟會發覺投訴無門，的確可悲！學生會在這方面也可以做得更好。學生會負責提名某些校方委員會的代表名單。我想這名單應是用大字報向同學交代。如果這一步也沒有，也無怪學生代表交代不足。

第三面——「機密」文件

說到這裏，又是想到「交代與機密」的衝突。一般的校方文件都是印着機密文件，造成交代的問題。前學生代表通常建議新的代表衡量事件的重性而決定是否不理機密字樣發放消息。現在我希望提供一個更有效的方法，就是在會上向主席要求，那些事項才算機密。在社會科學院院務會上，今年的主席通常會宣佈沒有任何事項從機密處理，所以我想這方法或許會可行，而且我感覺校方並不是想以「機密」來阻止我們交代，而是希望消息得到適當的尊重，避免有虛構的情況出現，特別是經過傳媒之後。

第四類——學生會角式

這種缺乏交代的情況，又回到一個老問題，怎樣監察學生代表的工作。依我愚見，很難以至無法監察他們。原因在於現在的各學生代表只在校方的架構內，而在學生會的架構外，學生會並無法理地位去監察他們工作。雖然現在各院的學生教務委員及院務委員大多成為各院的院會評議員，但因其他評議員校方政策了解不多，再者又因機密原故，這些代表可藉此不作

交代，其他評議員也無計可施。

解決這問題的方法是將學生代表納入學生會的一固定建制之內。這當然觸及改變某些學生會的現有架構。其實，可在名院會幹仕會內增設一名校務秘書，或規定某位幹仕如學術秘書，專責處理校政，而且更兼任學院事務委員會 Faculty Affairs Committee 的主席，而這院務會的成員，可以參考一般的時事委員會，即由同學自由參與及提交評議會通過。在這院務會找出熱心的同學，參加教務委員會及院務委員會的學生代表競選。再在每年間學搞迎新吸收新血，避免「人才外流」到其他會社的現象。這樣，可以令幹事會及學生代表的接觸更多，加強消息發放。搜集意見的渠道，更可加強監察之效。

第五面——校長、院長、系主任……

系主任及講師，一般情況下是因他們學術造詣而受聘。他們在院務會及教務會的角色及作用便出了問題。如在院務會討論的事務，他們是應從照顧「顧客」（即學生）的原則作決定，或是從個別學系的利益來作決定，或是以個人身份上院務會呢？

一般情況下講師並不太關心與自己無關的事情。例如，在這次改制中，大部份的講師均不清楚有分系收生或配額制的建議，相信是直至學生搞了一些討論會之後，他們才注意到這事。在這種情形下，院務會變成一個通過提案的橡皮圖章，並沒有一些有建設性的討論。這樣，在委員會的審議階段時已可以說是決定性的時刻。可惜我發覺這些委員（即講師）並不一定審閱過所有文件，但每次開會均因為某些委員事忙要很快作出決定，造為可能只是一兩人的意見，在未有充份討論下，便變成決定，在院務會是由他作各提案的解釋。另一方面，系主任是被視為一學系的主管，傳統上他們的意見是會被尊重，且他們身為教務委員，有時還兼任某些委員會委員，所以他們的影響力也特別大。就像社科改制事件，經濟系一直反對任何限制是由張教授主導，而其他各系贊成的意見也是某些系主任「一力承擔」，竟然系內的講師毫不知情。最終，要討論分流制時，也是先在系主任會上討論完結，通知改制委員會，提交院務會。

本人感到整個校方架構的問題是在於權力劃分的模糊不清。理論上，在學院中，院務會是最高的決策機構，但因大部份委員（即講師）對院務的不了解，而變成橡皮圖章，而傳統做法使權力落在院長及系主任身上，但是沒明文規限他們的權力，而一般情形下他們的意見是會被重視。但是如有問題出現時，往往不知那人或那個委員會才是最終的決定。

在這權力架構中，究竟學生代表可擔任什麼角式呢？權力劃分既是模糊不清，學生代表的確需要向不同方面提出他們的要求。學生代表的意見通常也會被尊重，但在重要的決策，系主任的意見就必凌架於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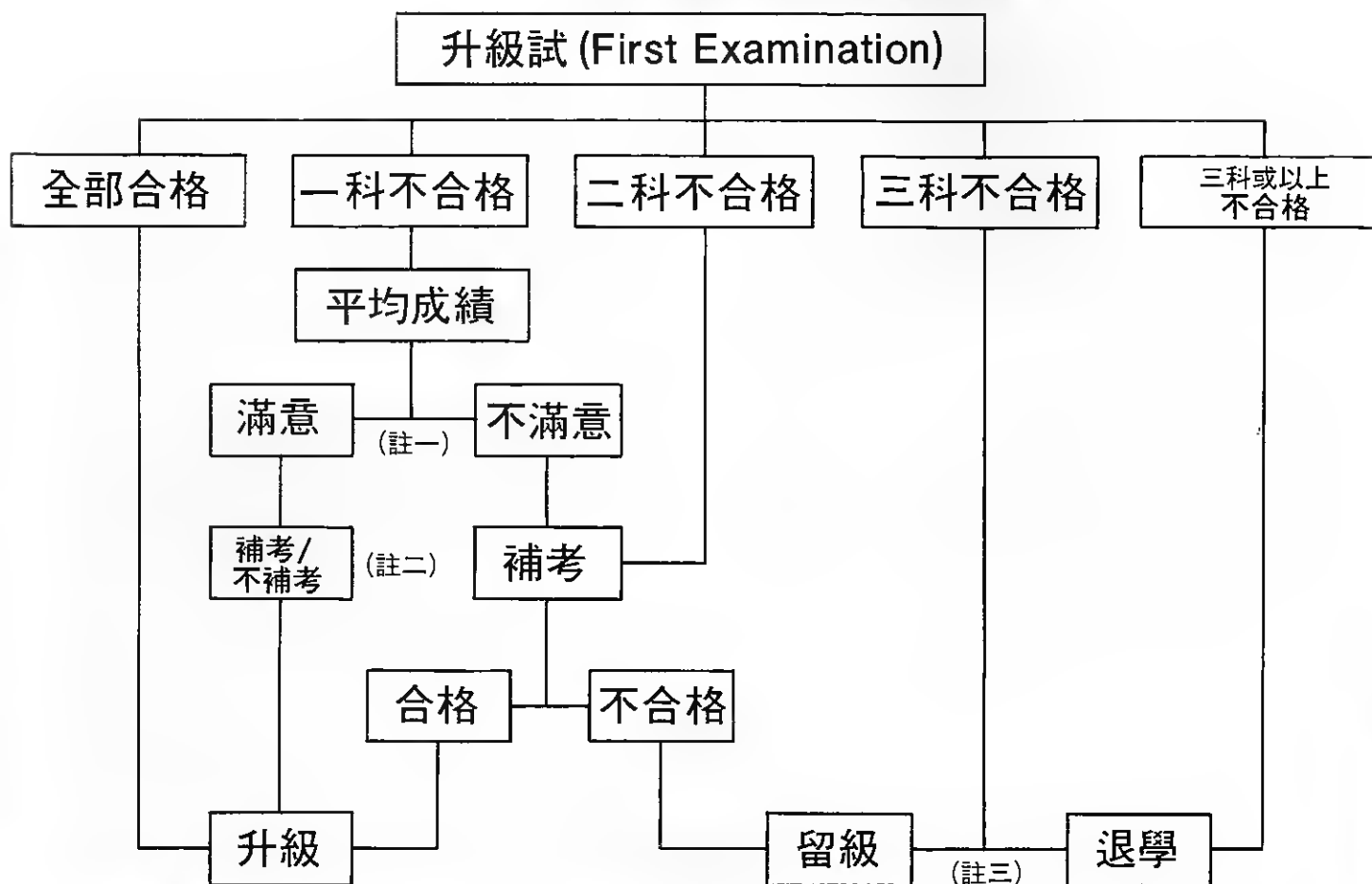
總結

如果我們在參與校政做得更好，學生代表必須負上應有的責任清楚交代；學生會參與校政的機構改組，使學生會、院會和各代表的關係更加密切；要求校方把院長、系主任等的權力劃分清楚及應向誰負責立法訂制。

社會科學院院務委員彭兆楷



升留制度之檢討



註：一科是指一個課程 (a half course)

一：滿意及不滿意是指能否達到考試評核員 (examiners) 的要求

二：補考 (qualifying examination) 及格，可在二、三年級修讀，首次考試不及格科目所屬系所提供的課程。即學生可選擇補考與否。

三：由教務及院務委員會決定。

(一) 引言

近數年，在校政參與方面，相信大家都親身體會到大多數同學的表現都很冷漠及低調，這文章旨在剖析社會科學學院現存的考試及升留制度，並藉以帶出校政參與的一些點滴。

(二) 現制度之特點

從以上圖表可見社會科學學院現存的考試及升留制度的一些特點。一、一年級設有補考 (supplementary examination)；二、二年級則有重修 (carry)；三、畢業資格及榮譽等級的頒發缺乏明確的界定；四、學生無上訴的權利。

(三) 現制度之優點

校方能統一學生修讀及考試課程的數目及範疇，在評核學生的成績、統籌上課及考試的時間表及地點上，無疑節省不少人力、時間及資源。對學生而言，第一年的考試成績不被列為畢業成績，這無形中減輕他們不少的考試壓力，使他們可多參與其他課外活動，例如：大專交流營及研討會等。此外，其

中補考及重修的安排亦能給予學生一個「補救」的機會。試想想：若一個學生因在考試期間患病或出現一些突發性的私人問題而影響其考試成績，而這些事件又不足為不參加考試的理由，這補考及重修的安排使該學生不必留級，以致浪費一年去重讀整個課程。再者，設有留級、停學及勒令退學更可確保一定的大專教育水平；一方面，可警惕一些過于懶惰的學生；另一方面，亦可免除一些因能力不逮而不適合修讀社會科學人仕的學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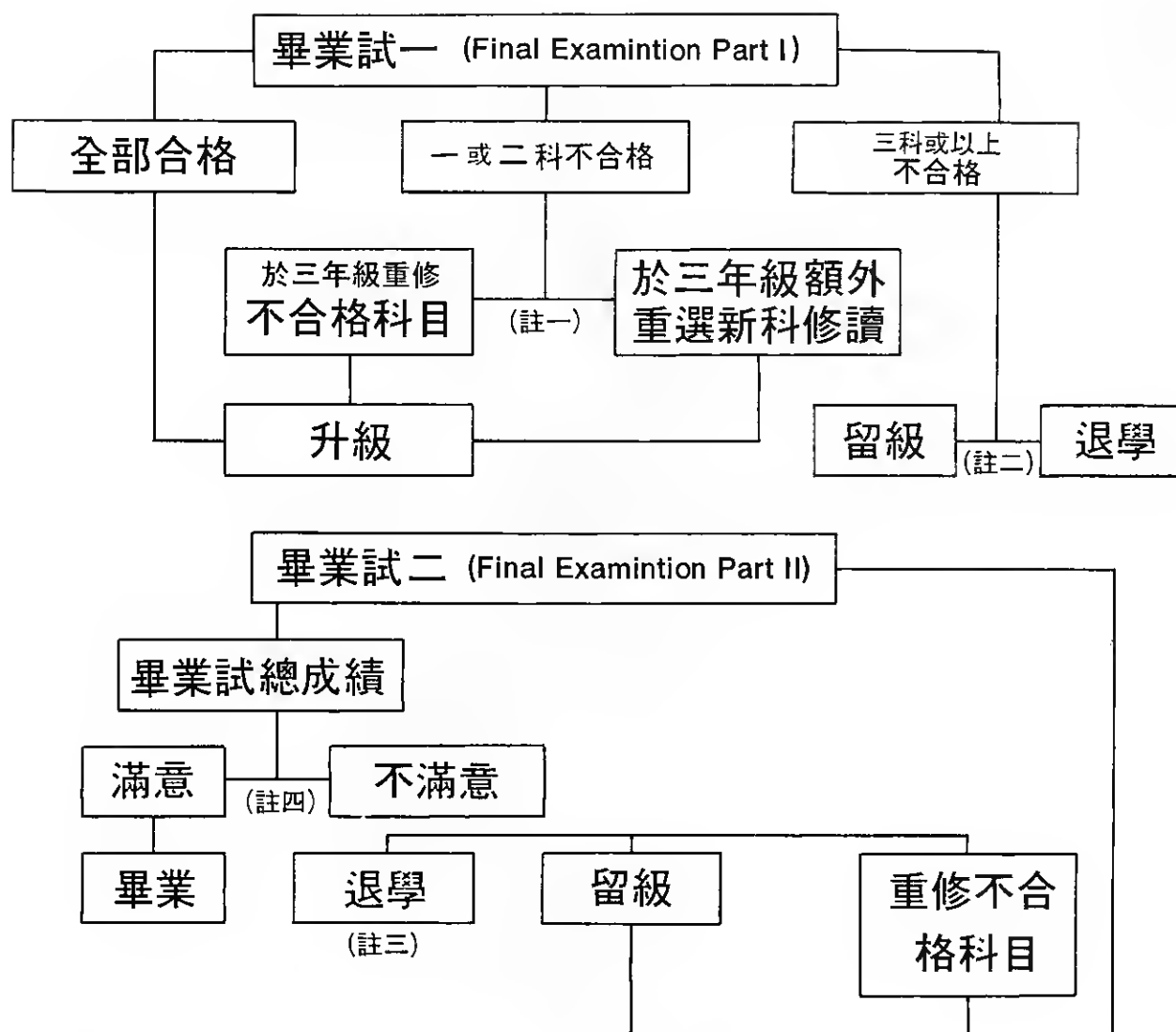
(四) 現制度之流弊

現時，社會科學學院的學生，無論在選科的範疇及每學期選科的數目均受現有的升留制度的影響。假如一個學生極希望修讀一些深造課程，如：經濟學系所提供的 selected topics in price theory，而修讀這些深造課程的學生往往須先修讀某些課程 (i. e. prerequisite) 或已獲取某些課程合格成績，但這學生可能因重修及時間的編排，導致他們不能修讀這些課程。另方

面，現制度下，講師評核學生試卷的成績；導師釐定學生上導修課時的表現均無明確的準則及適當的監察。同時，學生亦無上訴及覆查試卷的權利。于是，對學生不公平的事件便很容易發生。譬如：一些與導師或講師較為熟稔的學生往往受到某程度的偏袒。另外，關於榮譽等級的頒發亦無清楚的標準。究竟在什麼情況下才獲頒一等榮譽學位？什麼情況下不頒授任何榮譽學位呢？

(五) 改善現考試及升留制度的一些建議

考試及升留制度和其他方政策一樣，要使其成為一個健全及有制衡的制度，學生意見不可或缺的。首先，每年可作一次普查，如：向每一位社科同學以問卷形式諮詢他們對這升留及試制度的意見及建議，再由一個校方及學生代表組成的委員會，將普查結果加以分析及研究，再考慮一些可行的改善方法。至於，留級及考試不及格的學生應給予覆核及上訴之權利。學生考試成績及習作的評核應當加設審核制度 (Checking



註一：若不及格的科目：是核心科目(必修科)，學生便必須重讀修這些科目。否則，可選擇重選新科或重修舊科。

註二：由教務及院務委員會決定

註三：若經過二次畢業試(二)均未能達到考試評核委員的要求

註四：滿意與不滿意是指能否達到考試評核委員的準則

System)，由試卷及習作審核員 (checkers) 將所有試卷及習作覆核一次，以確保對每位學生均公平。同時，校方應每年發出一學生升留報告，並於報告內詳列被要求留級或勒令退學 (Discontinuity) 的同學的原因以向學生交代。

在選科的制度上，有關當局可參照學分制，使現制度更具彈性，使學生得到更大自由度，便於他們安排時間及選

修有興趣的科目。在選擇的課程範疇上，當局可考慮增加由非核心系 (non-core department) 所提供的課程，如：物理系、藝術系等。就每年可修讀的課程數目而言，當局不必要求學生每年修讀一定數目的課程，而作更具彈性的安排，如：學生可在第一年修讀六至八個課程，在第二、三年可每年修讀六至十個課程。學生只需在一年級修畢最少六個課程，在二、三年共修畢十六個

課程及其畢業試總成績及格，可獲頒發學士學位。雖然這些改變少不免帶來額外的負擔，但預期會帶更大的效益。

註：指凡有關政事務的個案都扼要敘述政內容、事態發展最後結果及檢討 (evaluation)

註：與評議會檢討政策

大
學
子
裡
的

學

校

飛俠

大家知不知什麼是大學裏學校呢？在社會科學院內就有兩所學校：工商學校及經濟學校。大學早在一九七八年已有教育、建築及法律三所學校。後來均在一九八四年發展成三間學院。現在的經濟及工商學校又有沒有機會發展成學院呢？將來這兩所學校又有什麼發展呢？

現時的工商學校乃一間特別的有限公司，主要用作處理財務，其董事局均是大學教職員。而工管系 Dept. of Management Studies 仍是社會科學院以下其中一個學系，負上教授工管各科的責任。所以，嚴格來說，現時修讀工管學士及碩士學位的同學並不是「工商學校」的學生，而是在社科學院轄下工管學系的學生，有趣嗎？

那麼，哪間「工商學校」有限公司又有什麼用呢？這公司可以幫助工管學系處理財務。這使學系財務上可以在某程度上脫離傳統的批發程序，更靈活地安排資源。例如：此學校舉辦的講座、工作室、文憑課程等的收益，可以按各學術方面的需要，安排到不同的用途，例如：聘請多幾名臨時助教。

表面看來，莫非工管系出現了什麼大問題，連資源分配也要特別開一間公司來做呢？其原因要追溯到深遠的大學架構及財政來源。作為一個學系如果要開辦一些新課程，必須得其院務會上教務會通過，有時還要在學術發展委員會及其他會討論及研究。成功後，再向大學及理工撥款委員會撥與所需經費。但是在這種程序中最重要的考慮莫過於經費，鑒於香港是一工商業城市，對於此方面的需求也特別殷切，所以工管學系不難透過課程，講座等籌集經費。在這情況下工商學校隨之誕生。

至於「經濟學校」的構思，在張五常教授回港任教之初已曾向黃麗松校長提出，後來也曾多次向王廣武校長重提，最後皆因各種問題不了了之。

幾年來，張教授在學院內受到的障礙是成立「經濟學校」的主因。以前，經濟系曾經想像現在一樣在一年級教兩科經濟，及舉辦碩士課程，均被駁回。而在決定一些論文題目及選校外評審員 External Examiner 時亦受到嚴重影響。張教授本人認為以現時港大經濟系的學術水平，要受到這些無用的制度所諸多限制，是不可接受。所以為免再受到這些限制，他認為成立一所獨立的「經濟學校」在所難免。

近期社科學院推行的分流制更是經濟系再向校長提出成立學校的導火線。原本的分流制包括有經濟支流，用以平均當時經濟主修生太多的情況。經濟系對這被限制收生的政策大為不滿，便再提出成立學校。校方亦特別成立一工作小組研究這事，結果認為經濟系所遇到的問題仍是一般學系與學院會發生的問題，並不構成要獨立處理成立學校的理由。在收生及課程編排上，成立一經濟學位課程 (B. Econ) 取替經濟支流 (Econ. Stream) 已給與經濟有充份的自由。

經過輾轉的討論及研究，校長終於建議了現在經濟學校的模式，經院務會討論及教務會通過。現在的經濟學校是一在學院內的機構，有自己的「課程委員會」(Board of Studies) 決策校內事務。這委員會的決策需要通知社科院務會及直接向教務會報告。這些是九一年初發生的事，而因為要待校董會正式通過，在九二年初經濟學校才會取替經濟學系，而「臨時課程委員會」Provisional Board of Studies 才會變成「課程委員會」。

究竟這些改變對同學有多大影響呢？嚴格來說，在教學方面並無什麼改進。反而隨着決策權和資源的新分配對同學修讀的課程才有大的影響。例如：隨着「工商學校」的成立，九一年初便由學校開設一新的工管文憑課程，使有豐富行政經驗而無學位人仕有機會獲得攻讀港大工管碩士的基本資格。另一方面，經濟學士學位及經濟碩士學位也隨着經濟學校而誕生，經濟學學士課程亦與以往社科學士主修經濟課程不同。希望這新課程達到國際水準，畢業生在國際級的研究院有出類拔萃的表現。碩士課程的評分標準亦已提高。

另一方面明顯地兩所學校的設立以及新推出的工管和經濟學位，將學院及兩學科的距離拉遠。例如：工管同學修其他社科及社科同修工管科的人數比上三年前已大為減少；另外，大家有沒有發覺現在多是收到的是「工商學校」而不是工管學系的信呢？經濟科講師亦沒有參加「學術交流及學習技術」課程？升格成學校後，自然在決策上對學院的依靠減少，在這種分離的情況下，決策過程的效率當然大增，但是對受影響的同學便更來得直接，例如：工管科內長期虛有實而無教授的核數及稅務學和經濟統計學 Econometrics 為必修科，雖然影響有好有壞，但毫無疑問這些政策對主修同學的影響很大。所以，身為主修生應儘量增取機會參與課程制定及檢討向校方爭取應有的學術權利。人們說：「民主不是賜與的。」在港大這話更真。在大學裏：學識不是賜與的；而要是爭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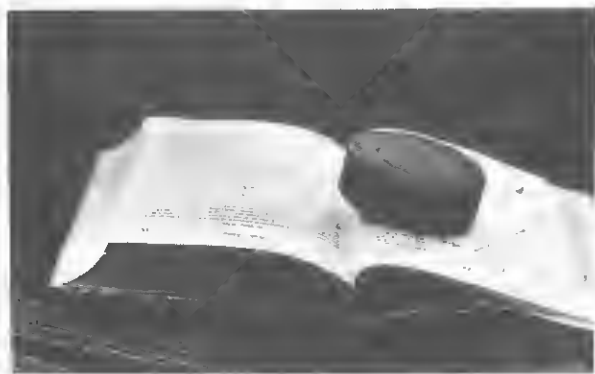
回顧兩所學校的成立過程，不難看到着重點永遠是在資源分配，決策權力的問題上，絕少絕少視學生的利益，他們的學識增長，為首要條件，學生也很少被邀請提出對政策的看法。要不是學生主動約見有關人仕及出信澄清學生立場，怕又是大局已定，在院務會上象徵式通過時才恍然大悟。現時兩科主修對課程決策及影響的警覺性之低實叫人為將來的同學擔心。現時兩科中似有似無的教師學生諮詢會，校方及院會實應立刻檢討及跟進。

展望兩所學校的發展，兩科系主任均曾表視沒有再進而成立學院的打算。可是其他學系提出成立學校的要求卻有流傳，而校方亦正研究一種適合而統一的學校模式。相信將來校內各組織的升格要求將不絕於耳。

現在兩所學校的模式可算是塵埃落定，但是校方會否需要某些政策遏止這「升格風氣」呢？這就有待分曉。

飛俠
九一年秋

什麼？



從「學術交流及學習技巧課程」的回顧到校政參與的將來

小俠

還得幾年前港大喊着要三改四，中文大學也抗議被迫四改三。到了現在三年制的大學仍然是主導，但當年港大，提出的基礎年並不是就此終結，大學當局更嘗試將此計劃溶入三年制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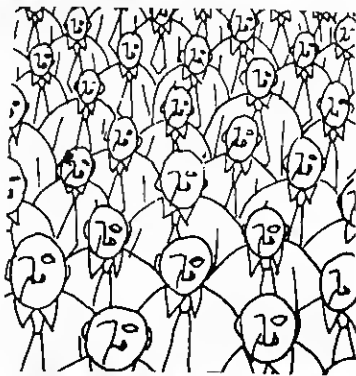
這種做法在校內受到很大的阻力，雖然擴大同學的視野，加強語文能力，是對同學有益處，但對於某些同學來說如工程或醫科的同學會是加上更大的功課壓力。到了現在所謂「基礎年課程」配變成「學術交流及學習技巧課程」(Academic Communication and Study Skill Course)在新同學入學前及入學後舉行。今年社科的新同學將成為此計劃的試驗品。

此計劃的影響遍及全校同學，校方在教務會之下的籌委會也有學生代表參加。此問題影響之巨校方也不敢忽視學生的發言權。此計劃除了會加重同學的功課壓力，最大問題仍是和各學會迎新活動的時間衝突。去年工管科新同學在實驗計劃後對此應頗有微言。

究竟學生代表在討論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呢？在最早提出基礎年時，學生代表是抱支持意見，但後期因三改四的失敗，基礎課程與迎新及各同學活動的時間衝突是無可避免，在此種取捨下，學生代表(包括中央學生會主席及副主席)並沒有明顯表示他們的態度。到了去年，「學術交流及學習技巧」課程已決定實驗於社科同學。在工管教授同意下，工管同學成為去年的試驗品。中央學生會仍是沒有強烈意見同樣社科的教務會代表並沒有積極參與，與院方磋商解決時間衝突的辦法，唯有社科的院務委員會出信質詢副校長(當時此課程委員會主席)楊紫芝教授，有關時間衝突及與院會合作等問題，其後她轉交社科學院院長處理。可是院長從未就該信作出書面答覆。

試驗計劃至此拍板定案，而工管同學便成為首批試驗品。當時的決定從表面看來，學生只有接近零的參與，沒有明確的修改方案，更沒有清楚的交待。大家可能會問：為什麼？

不為什麼，要是學生代表付出零努力，作零交代、零提案，這校方不難主宰了大部份決議。港大的校政參與雖不至此，可在某些個別學院，這是事實。就社會科學學院而言，院務會近三年的政策，可謂無一是學生發起的；再者近三年的社科教務會代表的工作熱誠在上庄後便立刻消失。這些都不是社科特有的，其他學院以及中央學生會常常發生，以至某些同學已見怪不怪。如此種種，可見在現行的制度下，單靠同學的良知作為選出參政代表的依據，已並不可靠。我們可以怎樣改善呢？加強監察是一個簡單的答案，但是怎樣監察呢？現在多是邀請他們做各學生會屬會的評議員，可是因為他們沒條例上的責任成為評議員，再者他們與其他評議員事務上的接觸不多，其監察效果已証實接近零。



另外有人曾經提議要求校方改例，這些學生代表由學生會委任，要直接向學生會負責。這無疑會加強監察校政參與，但其代表性必會受各方質疑，且校方一般也不會通過這等大幅的條例修改。

一個不削減代表性而又能加強監察的可行方法是以政黨參政的模式，以代替現在的獨立候選團形式。這就是說，各學生會都應在中央及院務的層面發展一些參與校政的架構，以培養參政人材。這些本是各學會中心成員的同學，得到代表的席位後，仍然是要向所屬的「黨」負責，與此同時其代表性也沒有被減弱。這樣便可以減少之前所言的種種弊病。

當然一個新的參政形式，也帶來了新問題。在云云百務纏身的中心成員之中，又找誰担此代表重任呢？怎樣把現時鬆散的參政架構變成積極培養人材的參政團體呢？

首先，是要提高校政參與的意識。隨意向大小學會抽樣向各幹事訪問，相信對參與校政的途徑大多不大清楚，現在無論是諮詢渠道、實際的校政決策一般同學普遍並不知情，所以對校政認知的提高是各有關學會的幹事的當前急務。因為只有了解校政，了解其影響及對同學的重要性，在學會內才可以培養一班熱心校政的同學。在此基礎上進行內部改革，建立一個活動性較高的校政小組，對決策過程作出即時的反應，理性分析，引發同學討論及使同學的建議落實進行。

去年的港大維新，今年的校政告示板，已為提高同學對校政的認知及參政行出了第一步。來年學生會中央將成立一校政秘書，為將來更有組織地參政再跨一步。如這種改革進一步推廣到院會，一個積極的參政組織是可以預見，那時正如筆者在一文(註一)提到：擬校政將會如搞外務等一樣，會有迎新、茶聚，走訪活動等等。當然可否在一、兩年間改變到這個地步現時仍然言之過早，但校政參與的改革應是勢不可擋。

隨着大專擴展，大學政策的影響更廣，校政參與不再可是零貢獻；隨着學費與成本掛鉤，同學的權益不再可忽視；隨着這些改變，如果學生會不能改革及有效地為同學在校政上爭取基本的權利，學生會將再不會是代表同學的學生會，只是一個搞舞會、搞迎新、搞外務的學生會必然會員制也應該之而消失。

從ACSS課程看大學教育理想

記得八六年天當王廣武校長抵港履新時，表示為改善同學日漸下降的語文水準和增強同學的基礎知識，大學由三年轉為四年，增加基礎年課程實在是一個可行的辦法。其後大學教務委員會通過這項建議，亦正式向政府申請撥款支持是項建議。可惜，當教統會三號報告書通過後，政府亦以財政理由拒絕這個建議。當年勢在必行的改善學生質素建議被撥了一大盆冷水後，校方亦急謀對策，推出一系列包括中、英語文運用、通識課程與學習技巧訓練輔助課程，計劃在同學三年的大學課程中加入這類的元素，算是一個濃縮了的全面大學課程。可惜，大學這個如意算盤還是敲不響，在政府的緊縮政策下，大學校方還是一再低頭，結果在語文訓練、通識課程以及學習技巧訓練之中，只能選了英語訓練以學習技巧兩項元素，變成了現在不倫不類的所謂 Academic Communication and Study Skills (筆者姑且譯作學術溝通與學習技巧訓練課程)，當初令人懷有一片撞景的理想大學教育惟有付諸東流。

A

這個千瘡百孔，經連消帶打畸型嬰兒在九〇至九一學年度終於誕生。第一批的實驗品是社會科學學院內工商管理系的一年級新生，接受為期六十小時的課程(包括開學前十二小時及學期中的四十八小時)，目的美其名為改善同學英語水準及學技巧。接受在翌年迎戰的是整個社會科學學院(除經濟學士學位外)的所有新生。大學聲稱如反應良好及課程達到預期目的，將在未來三年續步推展至其他八個學院的新生。也即是說，以後入學的所有同學均需接受這項課程的訓練。

C

先撇開先前提及的整體理想大學教育，通識課程不談，ACSS作為一項具有獨立目標的課程，經過兩年的試驗，現在也是適當的時候去評核它的優劣。這個課程的目標明顯為改善同學的英語運用以及學習技巧以目前有關方面出版的課程檢討報告中，同學普遍認為課程對改善英語水平及學習技巧有一定的幫助，但是課程給與同學的功課壓力過大。也剝奪了同學參與課外活動的機會(尤其是開學前的迎新活動。)但是這個報告是否準確顯示出學的意見，亦可從個人與多位同學傾談的內容看出一二。不參與這個課程的同學對筆者表示，可能由於資源不足及師資未符理想所影響，縱然他們看到大學在這方面的誠意，卻覺得整個課程未能達到原先訂下的目標。說穿了，其實也不難解釋。政府在撥款與大學組織這類課程時，實在是量入為出，而撥款金額也未及當初大學要求的效果。況且，以個人之見，語文訓練不是一夕一朝可收其效果，以一個夾雜其他內容的六十小時訓練，又可以如何改善同學在中小學已失調的語文水準！個人對是項課程實在不抱太大的希望！

S X

而且此項課程帶來的爭議，還在於其時間安排上。前文提及，此課程其中一部份安排在開課前一星期舉行，正值學生組織舉辦迎新活動最如火如荼的時候，而實行強迫上課制度，也剝奪了同學參與迎新活動之權利。當然校方在解釋時也不諱言，在學術活動與課外活動之間權衡，同學應以學業為重。對於這個論調，筆者感到十分遺憾，在這個年頭，大學中仍有頑固人這樣理解大學教育，王校長不是經常「課外活動對同學的個人成長與思維訓練十分重要」這句子掛在口邊嗎？為什麼這項政策完全體現不出王校長這種精神？又要問為什麼學術上同學需要迎新？但卻剝奪同學參與大學生的迎新的好機會？

回想當初大學建議三改四的豪情，再看看現時的情況實在令人失笑？究竟大學校方如何理解大學的教育理想？又抑或從來都沒有理想？如果答案是有的話，大學又有沒有計劃去填補現實情況與理想之間的鴻溝？年初被迫放棄的中文訓練會如何處理？通識課程又怎樣？現時大學極為重視英語課程又是否我們最急需的？現行的英語及學習技巧課程又會如何改善？一連串的疑問不禁響起！究竟在何時何日，我們才能看到較為理想的大學教育？

工商管理「HKU」「CU」「BC」

香港自七十年代經濟起飛、工商業繁榮、對工商專材之需求亦日漸增加。鑒於此，各大專院校亦相繼增設工商管理課程，甚或設立其商學院。而各院校或因具發展歷史、傳統、教學方針而設有不同之工商管理課程。現試就發展歷史，課程結構，師資及未來發展動向，比較港大、中大以及浸會工商業管理課程。

發展歷史

三間院校之工管課程皆於早年設立，后漸發展至商學院；而其設立之因亦大致相若——迎合社會市場之需。

港大於早期已設有管理學(Management Studies)，然其乃屬社會科學學院其中一個學系而已，後因主修該科學生日漸眾多，故有設一學院之需，於一九八八年正式成立商管理學院，目的乃建立一個有系統的商業研究，使其課程更加緊密(integrated)，並配合市場之需要。

中文大學三間成員書院(崇基、新亞、聯合)於五十年代初期已設有商學課程。六三年中文大學正式成立時，設有商學系；七四年，成立工商管理學院，究其設立之因，可推至未成立大學前，時聯合書院以商學為主(新亞文學、崇基理學)，主要替政府工商界培訓人才，至今亦然。

浸會學院亦於五七年設有商學院，設文憑課程。後經英國國家評議局評核後，八七年正式開辦工商管理學位課程，集其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調查報告、工商代表及畢業同學之意見，浸會工管課程乃在盡量迎合社會、市場之需要。

課程設計

三間院校除一年級學生皆選讀共同基本學科外，其餘課程之設計各有不同。港大工商課程分四項專業，包括會計與財務、一般與人力資源管理、市場學與國際商業、以及管理科學。中大則分為「工商管理學士綜合課程」及「專業會計學課程」，前者可從各系的專修科目中，選修指定學分，後者則須修讀會計學系所提供之專修科目。浸會學院則分八項專業；會計、應用經濟、中國商貿、財務、市場、辦公室管理、管理資訊系統，及人力資源管理。

專業？學術

大專與大學之間，名稱有異，教學側重亦然，外出評價大學以學術為目的，大專則以專業為目的，如就豁免會計師專業試試卷數目方面，理工比港大課程較實際和專業。事實果真如此？被訪教授各有其見。

港大趙啟超教授認為免試多寡並不一定等於課程專業，並舉香港會計師工會年刊；香港會計師會指出九〇年十二月之會計試中，頭三名皆是港大學生，並總結大專學生可能只是短期內起步較快而已。

中大黃熾森博士認為大學與大專之間不同之處，乃大學抱有特殊使命，如訓練學生獨立思考能力、能欣賞不同學科、對社會有責任心，故不能如大專般，只為當時社會需要。

浸會學院工商管理學(榮譽)學士課程主任陸何慧薇女士，認為該校工管課程乃以通識教育為目的，亦着重訓練同學的思考分析能力，每位同學都需要完成論文。畢業生也有往海外或香港其他院校繼續進修。

深度、闊度

就課程深度方面，港大趙教授認為若能突破教職員之限制(Staff Availability)，便會更趨完美；而闊度方面，謂學生在一年班時已可在社科學科選讀七科，另加上新增設立 ACSS 課程，已基本足夠，唯認為電腦科若能包括修讀 Lotus, d base，比現時之 Pascal Programming 效果可能更佳。

中大黃博士指出學生所修的基本課程與專修課程大概乃六與四之比。學生可修讀四至五科專修課程，故在顧及闊度之餘，亦無忽視深度；尤其因為該校仍採四年制，故比起其他三年制院校，能兩者之中取得平衡，並強調日後四改三後，亦希望保留該宗旨。

浸會陸太謂任教浸會已有二十年，並於八一至八六年走訪英國及北美洲多所大學，作不同之課程比較；加上其所目睹香港經濟起飛後多番轉型，於是乃設計傾向闊度之課程，務使其學生能在靈活性方面有優勢。

師資

某些專業學科，如醫科、法律、的教授，只須達某學歷程度，如碩士，加上其專業背景已可教授該科；而工管之師資是否如是呢。

港大趙教授認為，學歷當然重要，然其專業資格、背景却不容忽視，因所教之科目乃是以專業為目的。

中大黃博士指出該校除會計課程之教授可視其本身學歷加上專業資格外，其他科之教授，一般須擁有博士銜頭始能任教，故其師資能媲美美國大學。

浸會陸太認為，為師首要乃有能者居之，並舉例外國某大學商學院院長亦學士而已，但學術研究成就卓越，而浸會工商管理學院基本上乃以碩士學位為教授準則。

動向

港大趙教授謂其學院動向有設立一年制之工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學院之擴展，通過新增設之研究中心作更多亞洲管理方面之調查等。

中大黃博士則對現時課程設計頗為滿意，因有需要設立之課程已有了，只要自求上進，因應社會變成而加以取替改變。然唯一覺不足之處，乃其課程之「綜合」概念，如能行使「學分制」，則有較佳之課程設計、策劃、並可使學生多歸屬感。

浸會陸太身為課程主任(Course Leader)，相當滿意現時課程設計，原因為：(一)每學期該校皆有教育評估(包括教學與教材方面)，務使課程日趨完美；(二)其畢業學生多能免得學以致用之職；(三)特殊學生申請入學；好些外國或本港的大專/大學生都報讀浸會工管課程，其中更有正在修讀工管課程的呢！並指稱九七前相信亦不會有多大的改變。

總結：

中大商學院成立較早(七四年)，課程因其四年制而能兼顧深度、闊度、教師資歷亦較深(一般為博士)，故整體而言，中大之工商管理課仍較優勝。然而，亦正如中大黃博士所說，某些學院的「江湖地位」會給人特別印象。港大趙教授亦謂學生的質素不容忽視，……三間院校的工管理程設計就由大家自己比較吧！







與其去勉強挽回昔日光輝，倒不如算吧。

學運＝外務

香港的學生運動始於六十年代末期，在七十年代時，曾有過一段光輝燦爛的歷史，可惜，到了今天九十年代，我們都在興嘆「火紅年代經已結束」，究學運是否已經一蹶不振？「火紅年代」亦是否會一去不復還？本文嘗試檢討學運在這十年的發展和嘗試作出一些對學運出路的建議。

筆者甚為理解為什麼會有人興嘆火紅年代經已過去，回顧近十年學生會領導人所搞的活動(或行動)，都集中於校政改革，向校方爭取合理的權益，它們所引起的波瀾都只局限於校園以內，在社會層面上，亦只能作出一些零碎的回應，未能為社會帶來任何衝擊，相比於六、七十年代的中文運動、保釣事件所引起的社會迴響，實在令人感到有一代不一代的感覺。其實檢討六、七十年學運的興起，有部份原因是殖民地政府對事件的處理不善，不懂懷柔、引起市民普遍的不滿，以致學生有機會去參與和成功動員市民。但經過這許多年，殖民地政府檢討以往政策，變得聰明得多，他們處理一般社會事件時都懂得小心翼翼，既高壓、又懷柔、掩飾社會矛盾，令整個社會驟眼看來甚是合理，導致學生在領導市民參與，批判社會上出現困難。

觀察近這幾年的學生行動，都是趨向搞抗爭，表達手法比較激進。他們有些不承認政府的合法性，對於同學要求政府進行改革，會冠上「改良主義」而不被學生領導人所接受，這尤其出現於一班思想較為激進的學生領導人。這導致學生遠離羣眾，未能作出動員的力量。

搞學運，很多時都出於年青人的一腔熱情、正義感和理想，可是，這會很容易淪落到只顧原則而忽視策略，令到很多好的主意，因為無法執行已胎死腹中。其實七十年代的學運應該留下了不少的寶貴經驗，只錯在這些經驗沒有好好的流傳下來，令到學生反應遲鈍，對社會、校園缺乏一整體的了解，所作的建議亦流於不切實際。

加上，現在學界流行批評現存建制、揭露一切背後的「神話」現象，導致沒有一套完整的意識形態作為行動背後的精神支柱。

總括以上所講，筆者懇請學界能在理論上下多點功夫，對香港社會作一個整體的分析，不要一味的衝，一味的悶，記着，激烈的行動無疑能帶起學運的高潮。但這高潮只會是短暫的，而且事物永遠無法在高潮下發展，所以，在平靜時候，大家應該做一些分析工夫，令到一切的行動背後都有一套完整的理論作為後盾，從而提高學界的水平。

九一庄外務副主席

中國五月

佚名

從校園、從天邊、從一條條青蔥的小巷和大街
吹過來了
五月即微笑著你迎風著的你迎風的迎風著的迎風的風
吹過來了
在這個季節
在這個人民享受秋水的季節
中國的五月滿著風
五月的中國在風中
已經學習了犧牲的人民
已經受得了中國的暴制
正在鬥起一條條新寫的大道
為科學民主和自由的戰線
在在露骨的現狀
一片件人進、人權和人性的等距一些點到
有非非苦能絕絕心在中國這風和雨如何
淋了一雙雙綠林而茂樹的手掌
從校園、從天邊、從一條條青蔥的小巷和大街
吹過來了
五月即微笑著你迎風著的迎風著的迎風著的迎風的風
吹過來了、在這個季節
在這個人民享受秋水的季節

英 中 問 語 無

上列「三蛇」Jurnal 主編對視鏡，希望我能赴Jurnal 寫稿，她請一年外務工作！探討她的理想，我這個愛仁得深輝的出來，再作折衝，當著「愉快」便答應了，但當我坐下桌，撫弄她忘靈一下，究竟有什麼門道仁得吾之。未……慘！此時才發覺滿碟一片空的，「倒吊想臨三出墨水」。怎好？無顏笑，豈不嫌「愛蛇」磚瓦萬段。

其實，今年發生的大事看官不少，例如：最近內通。中韓鬧決水大不交，要裁撤割性地大，計策；蔣經國與蘇天翻地。戈已平夫，邪爾爭力耗狂瀾，共同退散；立法局首次引入三港議員，港月大夫妻而歸；「商商」事件，人機法雲，以致最近內通家庭後都算弄蹄踏成風雨。世間非常。既然如此樣，就沒有理由找不到題材的。熊難必量，其原因可能是我和蔣泳市混一樣，也患了「特快健忘症」啦！此病非同小可，忘事會在短短數日之內把該日發生的大事、小事、有事、無事通通忘記得一乾二淨，任傍事情鬧得千鈞一髮，不請之戰月低會如雷震，無人可救！

不律嗎？牠們可以穿基連門跑來看看。『私「督鑒」八九元宣佈推出免費臨萬的「放坑」』基連骨刺并不怕「公本」，山長水遠在赤馬片趕新機場，便引起了社會上、下方的探討。至于政府一些不拍公家發放定約的資料，就是引起各界強烈的反應：有些「陰險陰」的視法把牠其政府「在數年前意圖挖空在港門門，有「其力從」那一筆，也有不少壓力團體，專家學者就無時無時解牠場巡捕夾查，帶此傷財。如這道強壓力云云。而十方也越身而出，給其正氣朋友，公強大為港府把牠儲洗得，只剩下「率順」，並以未集持區政府代名人身份要求港府公開外匯基金總儲狀況，內市此文件基連工程資料，而李平同志是基連新自非公開職等專家小組會議的內政、宣傳、學術也曾「一紙大弄」呢！「十方給予也幹同一件好事，為港人們給其政府施加壓力，迫其向市民負責任了。」

最後，卡荷機場專家小姐說別無善法，卡荷為九七世掘個地窖同這鬼已死，僵持不下，正當大部份人都以為卡荷「賴著不放」，新機場建不成，該市將有一番流亡之際，官方突然宣佈已遷往外島的卡荷吞了一份機光門面「錦囊備忘錄」，卡荷原則上接受政府的「收買」。計劃「整丁回

「新造花剪又一村」矣。

其後英制為平安歷史性仿華，正式整
署恭建「餘毒館忘錄」，而香港各界，上至
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制商士流；下至「牛車
房威風」，「街市賣菜婆」，無不欣亦樂狂，
同聲贊頌令其晨後都能「玉柏餘醉」，以港
人長處利其為依歸，「怡生非戲延年輪步上
揚，按市就足走舞正，百種人盡出中環轉
到西環，至此以後，亦容少人提及新嘉坡
內閣，一切都無是嘉坡決定，得到了黨機
的助局，小記者解委同志堂中門反有兩機
指專家小組會議內容，再元只輕新渡海地
第一句：「什麼內閣都解決了，無須要公
司宣戰客客。」

真正是什麼問題也解決了嗎？赤鐵河真的是一個理想的選址嗎？大型港口計劃的經濟效益足以彌補龐大的成本嗎？還有大量動工公眾對這座橋樑的壓力；火泥土本，拖起康樂對大自強生性的破壞；鋼鐵六號公共用支對北生所帶來的污染和大量輸入外地勞工對本地工人的威脅；這些是這次計劃引發的連串問題都長遠地影響着未來香港路經濟和社會狀況。可是，現在我們卻很少有人提出這些問題，連一向勇于放言的徐國或壓力團體也沉默無聲，三緘其口，真一奇現象也。

其實，大部份人都明白在報章事務上，香港人不應是中英雙方在外交層面上討論政治的導碼，低級機搥連件亦上，中方更以瞭解政治線路取馬平安傍靠，來突破西方六四後在外交上對香港孤立，而「打完拳要安和湯」就決中英雙方的拿手好戲。這還清楚為港人利益着想，尊重港人意願，卻違背我們選已離鄉港，港人無家藏國，奈何香港人也已惘然然承受，却只提攞，甚至乎連立法權也只不過是「修訂機搥」，並無實質治港權力。

從中英開始對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談判到現在，這十年內，發生的社會大事一件接一件，卡其常常為一些「芝麻綠豆」，「雞毛蒜皮」的瑣碎問題爭論不休，彼此聚來商往不下數百回。香港人對於卡其變方「玩花樣」已經看破了。什麼「民意調查」、「九條幹」，什麼「九通平」、「前途歸地」、香港人早已感到不勝其煩。然而言之，一切能「順利過渡」，卡其變方不無香港人作磨心，但生扣就扣不松一。約上頭二三頁紙，便「阿彌陀佛」，能看透了，還覺得着什麼香港人利用有英方正被關注，港人愈感有不被尊重感！

冷感

我們都在哭泣

佚名

我們都在哭泣，因為太陽將我們青蔥，大地昂離了枯槁。天空卻還
著陰雨。

我們都在哭泣，既定的空氣充滿了傷感，年少的記憶不再天真，兩
雙的老人，憂目滿閉。

我們都在哭泣，傷心的雪花撲失去同類，誰能是與誰同類？誰，特
許賦予我們，必死的時。

我們都在哭泣，森林都不相信上帝，如果雨能永無期，何，人心將
枯萎成種草。

我們都在哭泣，哭泣不能改變世紀，更何況會石化的陽光，需要氣
死山河與勇氣。

社科專探九一＝

社科專探九〇

記起一年前，自己擔任社科專探九零的籌委，而其中所探討的題目是「政黨政治在香港」。在這個活動中，讓我有機會走訪一些政治組織，亦令我對「三蛇」外務有進一步的認識和了解。

在九一年度的全年工作計劃中，社科專探這個活動原本沒有包括在計劃中。但是在暑假期間，一本籌多月的社科專探九零特刊印製完成。當我一頁又一頁的揭開，腦海中慢慢地浮現出去年研習「政黨政治」這個題目的過程，發覺這個是題目其實有很值得繼續研究發展的地方，加上今年正值立法局歷史性地開放部份議席通過直選產生，如果不把握這個難得的歷史時機，研究政黨在香港發展的前景，未免顯得可惜。經過多番的思想爭扎後，遂將此題目從新提出，並成為社科專探九一的主要焦點研究。

當決定落實籌辦這個活動後，首要任務就是成立籌委會，正值一連串的迎新活動中，讓其中對外務有興趣的新鮮人成為新力軍。在整個籌辦過程中，最大的問題就是財政資源及資料搜集這兩方面。由於這個活動的出現是沒有包括在工作計劃內，故此學會處理財政來源的市場工作便相形變得重要。這可說是相當艱巨的，皆因這個題目本身十分敏感，在開始的時候，早已作好足夠的心理準備去迎接這個挑戰。雖然不斷的聯絡不同的報章雜誌等，並將有關的建議書通過傳真機送往有關的機構中，部份立即拒絕，但部份則表示需要經過審慎的考慮才可成出決定。正如當初的預計，我們所接觸的機構均一一婉拒，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得尋找其他的途徑。幸好，我們向學生事務處的申請撥款獲得接納，使這個活動能夠推行。

說回資料搜集及研習小組，其中也遇到一定程度的困難，例如部份題目缺乏足夠的資料，部份小組成員對這個題目並不熟悉，引致他們在討論過程中表現較為被動及沉默。幸好，這只是最初的情況，漸漸地整個研習小組的表現及討論氣份也變

得濃烈及比前有所改進，這是我所感到安慰的。

曾經有人指出這次社科專探九一於十一月才正式有活動舉行，而九一直選在九月已經完結，似乎在這件事後兩個月，才正式籌辦有關的活動，未免失卻了時機。但是我們不應忘記這次專探的焦點，是集中在政黨政治在香港未來發展的前景，而不是九一直選。

基本上，九一直選只不過是港英政府在撤退前利用民意為手段，用以抗衡來自中方在後過渡期之時所作的干預，故此其本身對香港本身真正的民主進程是沒有啟發性的意義。九一直選是一個各政治組織（有潛質成為政黨的組織）顯示其實力的機會，但這並不表示我們不需要留意立法局，在引入直選議員之後，整個運作所起的影响，否則便不能掌握完整全面的資料去研究政黨發展的前景，例如十一月中前立法局首席議員李鵬飛辭去首席議員一職，這充份顯現立法局內已存在派系之間的衝突及鬥爭，過往港英政強調的共識政治階段可說是完結，取而代之的將會是西方議會式的政黨派系的互相評擊及制衡的政治模式。從這個例子可見要研究政黨這個課題，必須要掌握較全面具體局內形勢的發展，才可準確地研究政黨在未來的政治空間發展的脈絡。

無論如何，整個專探九一或許未能給予同學很獨到的見解和評論，但是我深信這專探能為同帶來一點點的思想沖擊；或許在很多年以後，我們已位居其中，能隨意地拿起社科專探九一的特刊，細細回憶自己的思路歷程之時，或許能為自己帶起一點點的希望。

九一庄外務秘書

我不相信

黃河浪

我不相信

重複一千次一千次的
奉為謊言
奉為真理
而只能把
丟下為偽情

我不相信

他用一千種一萬種的
強力洗腦
就可以洗去
痛苦與
痛苦與

我不相信

正義被
白色恐怖封
硬硬的車輪
會起回到
封裡的宮廷

我不相信

刺刀給與的假意
可以不假
刺傷人民的心
假法理
能夠偽裝

時代已經教會了我

我
不
相
信

閣 誠 齊 一 庄 ○ 九

簡介

隨着社會政治環境的轉變，香港正踏入過渡期之後半期，在九十年代的今天，社會事務的關注和參與便顯得更為重要，而在這校園內，三蛇外務究竟在扮演着一個怎樣的角色呢？這是頗值得大家作個細心思量的。

外務，即 External Affairs，可以指一切對外事務，關心社會，認識中國，甚至是國際事務。但亦因為這原因，外務究竟是甚麼也難於界定，難以掌握。而三蛇外務的路向亦未必是同學心目中所期望的，因此在這一個互相影響的關係下，在校園攪外務的困難真可想而知。而且基於資源、人力、環境、氣氛的限制下，三蛇攪外務更見難上加難了。

眼見三蛇外務，或者可以說整個校園的外務日益衰落，外務幹事和那些參與外務工作的一小撮同學就如走入死局一般，努力在重重障礙中尋找出路。另一方面，他們的工作也吃力不討好，有時努力工作換來只得冷淡的反應。這無疑是一個極大的打擊。現在我們嘗試以一個過客的身份去帶點意見給同學，尤其是有興趣於外務工作的同學，希望能有助於打破這個困局。

外務所面對的問題

就近幾年，社科幹事會均大部份由一年級同學去擔任幹事的職任。對於他們，尤其是外務幹事，「料子」便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了。在實際的外務工作中，許多時都會面對一些困難和抉擇，在缺乏時間和空間去思考、去搜集資料（即「充料」）的同時，又需要決定立場，找出方向，完成一項接一項的工作，對一個剛完成中學的同學來說，實在不易。雖則有云：「料子不夠，熱誠搭夠。」但是單憑這一腔「年青人的熱誠」，是否能貫徹始終，維持這一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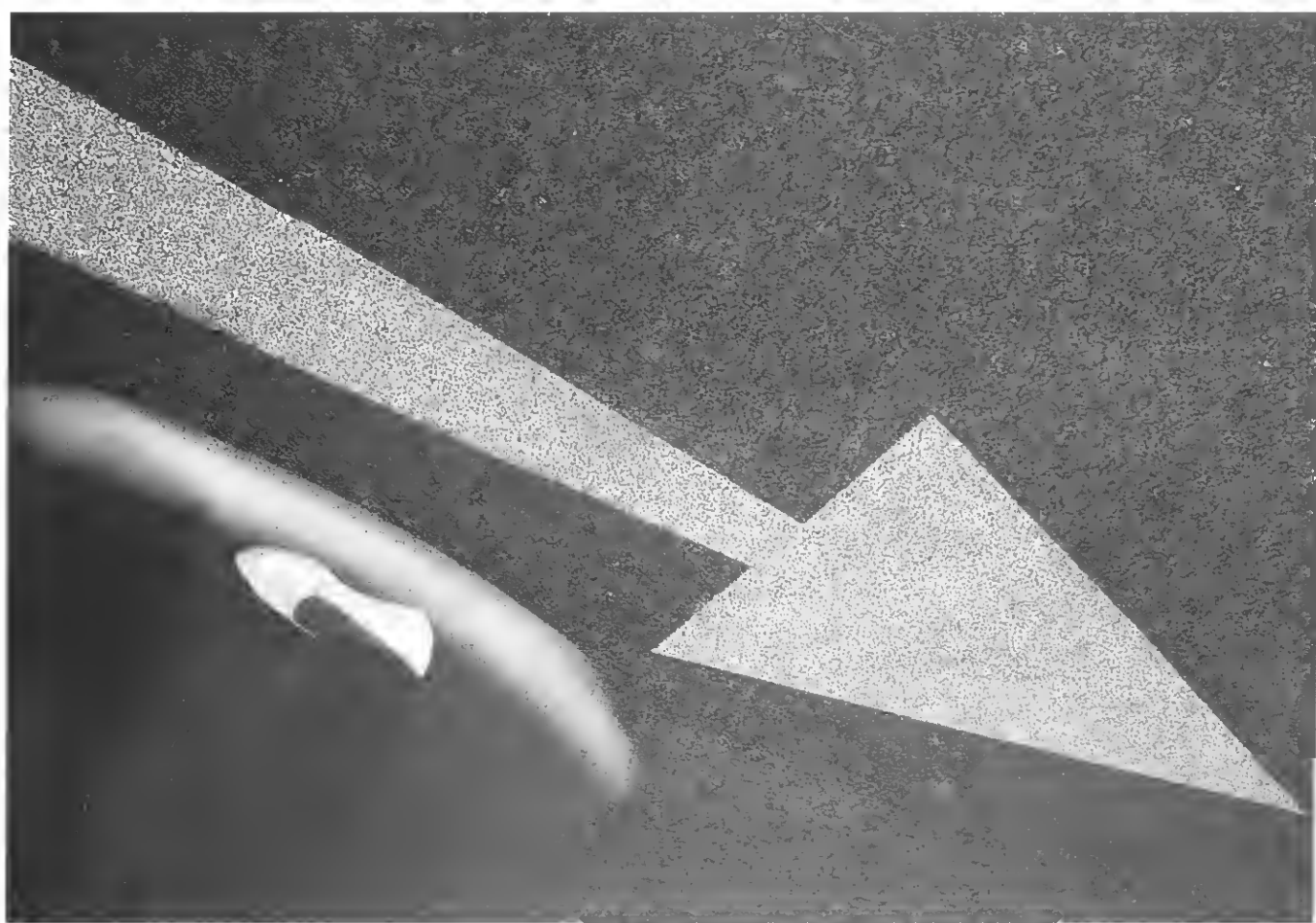
上庄生涯呢？

個人除非仍能保持着那年青人的活力，以及一份對理想的從一而終，在實際參與中，能產生一種對社會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經常對日常生活中一些不公平的社會現象提出疑問，再加以思考與研習，否則一年的外務生涯便是枉渡了。當然，能否對社會上的不公平現象提出批判，或者能否先知先覺，去發掘一些被穩藏或未受關注的社會問題，便要做賴外務幹事的觸覺性。可惜在現行的教育制度下，讀書已是為了應付考試，而不注重培養個人對社會的關心和責任感，對於社會事務，只不過留於認知的層面，卻未能做到關心社會，或對現行社會制度的不公平作批判以判以謀求改進的層面。外務工作更流於跟風，任憑外間傳媒牽着鼻子而走，實在有人云亦云之嫌，或者這便是外務的死結吧！就讓我們去看看能否突破這死結。

發問方式上的改變

若說發問方式改變，例不如說是思路上的改變。例如當我們要體驗露宿者的問題時，我們會問：「街頭的露宿者為何至此地步？」，或者「為何會有露宿者？」無疑透過解釋這些問題，令我們一步深入了解這個問題。但是如果我們問：「為甚麼人們談論露宿者問題？」，「為何現在才有人關注這問題呢？」等等，那麼我們便能夠將我們的思路推得更深，對整個問題有更全面的認識。另外，對我們身處的社會更清楚了解，亦可有助於發掘其他未被關注的社會問題。

透過發問方式的改變，發現造成香港現象的背後因素，嘗試去衝激權力核心，訓練自己成 critical mass，即是社會意識強，敢於批判的羣眾。例如房屋問題，香港現時有差不多半數的市民居住在政府所策劃興建的房屋，（即公屋及居屋），表面上看



來是社會福利的一種，但從另一方面去看，現時的房屋政策是自負盈虧的，香港政府的房屋計劃只不過在收回木屋地區再作發展。這樣便可以一方面建立起一個造福市民形象，一方面從中得益。所以，我們應該從理論與實踐，正面與反面多個方向去研習，去思考問題。

題裁問題的改變

可能由於香港正身處於大轉變之中，改制改革便成了今日的大氣候，從這幾年的外務題裁中看來，都不外是圍繞着香港政制的發展。其實所討論的內容都沒有突破，每年的研習不但沒有延續性，而且每每停滯在一個膚淺的層面。另外學生會及其他單位均有相類似的研習，其深度亦不外如是，正正浪費着校園中有限資源。

其實，我們應從報紙，傳媒的渲染中跳出來。不是叫大家不去看報紙的報導，而是叫大家多去注意一下一些被埋沒或被隱藏了的問題。嘗試令自己去面對多方面的資訊，接觸各層面的聲音，從而增加自己的敏感性，再選擇有興趣、有價值的題裁去鑽研，才能跨過那個受外界支配的框框。此外，為免流於空泛，我們不妨好好利用校園內的資源，多從學術角度去解、分析這些問題和現象，使我們研習更實際，更有依據。

全年工作計劃 (Annual Plan)

相信一個有組織，有系統的全年工年計劃 (Annual Plan)，的重要性無須在這裏重覆了。但是，大家在這一年的外務生涯中，要依據一個怎樣的全年工作計劃的努力，才能事半功倍呢？筆者認為在策劃實際工作之前，先要看看大家的取向，在取得共識後，便要制定一個多元化而又踏實的全年計劃。即是嘗試從多種學術理論（如社會學、心

理學等）去研究各式各樣的社會問題（如船民問題、直選影響等）。另外，在策劃的同時亦應要保留有變動空間去應付突然而來的變動，這樣可能會對這個計劃的連貫性和延續性有很大的打擊，但是切記對突發事件作出適當的態度表示是必要的，因為這實在大大有助對同學思想的衝擊；甚至當事態嚴重時，更可以進行跟進的工作。正因如此，全年工作可能顯得雜亂無章，所以在計劃全年工作之時，幹事應注意集中研習某幾樣的題目，這樣不但可以藉此建立一個鮮明的「三蛇」外務形象，更可以較容易及明顯地轉達我們的意識及觀念了。

上文曾提到，外務的範圍實在太廣闊了，究竟我們集中於那一方面的問題來作為全年的工作重點呢？正所謂：「國以民為本。」因為社會上的問題皆由「民」而起，以我們亦應從「民」開始，去落實一個以民生為主力的全年工作計劃。

外務秘書 (External Affairs Secretary)

根據社科學會憲法，一個外務秘書要負責所有關於外務的工作，而其所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在選裁方面，怎樣的題裁才算有價值，怎樣的方向 (approach) 才稱得上適當呢？由於缺乏這方面的技巧，在討論過程中便困難重重，更由於思路凌亂，容易迷失於研習當中，致令研習班的籌委迷惑及無所適從。

另一方面，一個外務秘書必須清楚他所研究的問題是甚麼，所推介的對象是甚麼，所研究、討論的深入程度，所以一個外務秘書在研習當中，必先有一個鮮明而穩定的立場，清晰而又明確的目標，掌握重點所在，再帶動其他同學，否則，即使準備了一個吸引而有意義的題裁，但在研習當中，因欠缺組織及方向而未能達到預期效果，便會無功而返。

了。

時事秘書 (Current Affairs Secretary)

作為一個時事秘書，他的先決條件當然是對時事的敏銳感。在大氣候的影響下，政治問題一直成為當今最熱門的題目，若時事秘書對政治問題的興趣不大，必會造成很大的負面後果。加上中英港問題日益重要，對中國事務了解不深，亦會造成很大的障礙。至於國際時事方面，由於我們對其他國家的文化背景，歷史等均認識膚淺，實在很容易有吃力不討好的情形出現。就如早陣子的東歐政治改革，時事秘書，一方面要翻查東歐各國的資料，一方面又要留心觀察其變化，再加上要研究是次改革對整個世界局勢之影響，實在苦透了他。所以處理時事問題應集中資源在對自己最切身，最感興趣，以及影響最深遠的香港事務當中。

時事委員會 (Current Affairs Committee)

談過時事秘書後，不能不提時委。時事委員會是幹事會轄下的一個組織，主要由時事秘書負責。透過幹事、籌委及其他有興趣的同學之間對一般時事的討論，作出研究及對事件表明立場。而身為時委的負責人，時事秘書在預備議程時，絕不能依個人喜好，必須客觀地界定那些才是有討論價值的時事。他更應注意時委會與幹事會之間的溝通，特別在對一些特發性而又敏感的事件表態之前，盡量跟幹事會取得共識。這樣不但可以避免日後自相矛盾，又可增加聲勢和震撼力，堅定本身的立場，使其他同學對整件事情的關注及認識提高。

理想中的時委會是可以製造討論氣氛盡量給同學機會暢所欲言，透過交流，對社會時作出回應，如出版「時事天下」等刊物，這樣做除了是對社科同學交待之外，亦可對參與討論的同學作出衝擊。

外務秘書與時事秘書的配合

就上文提到，外務秘書負責外務事務，而時事秘書則負責一切時事，而兩者卻是互相牽引的，所以外務秘書與時事秘書的配合便十分重要了。如在一些突發性而又需要繼續跟進的事件當中，在衡量價值後，外務秘書便有必要對計劃中的工作程序作出改動，以配合事件的發展作出即時的回應，適當的行動及一連串的研習。另一方面，時事秘書在其他外務工作中的角色也是舉足輕重的，他可加速時委會及外務研習班的意見交流，使討論更全面。因此若兩位秘書能充份合作，成最佳拍檔的，三蛇外務必能有所突破。

秘書 (Academic Secretary)

學術秘書是外務還是內務幹事呢？他的工作是推廣社會科學還是外務工作呢？這兩個問題往往令初上座的幹事（特別是學術秘書）大惑不解。問題的出現主要是社科憲章對學術秘書的工作定義廣闊，有很大的詮釋空間。所以同學在決定學術秘書的工作時，應考慮校園、社科的實際情況，可行性以及全座整年的路向定出他的工作重點。文首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實際意義並不大，因為即使有了答案，它對學術秘書的實際工作影響不大。第二個

問題犯了把推廣社會科學及外務工作二分化。實際上，在外務工作中，利用社科知識進行分析是非常重要的。過程中參與的同學可提高對社會科學的興趣及了解其重要性。若部份同學對學術研究有興趣，社科學會現時應有足夠的途徑供其進行。另外，一年級的學術秘書亦沒有足夠知識，帶領研討一些深入的學術研究。基於實際及可行性的考慮，一年級的學術秘書不宜把工作重點放在學術推深上。若照以上的推論，筆者認為學術秘書除了學術常設委員會的工作外，其他工作應與各外務幹事分別不大。

照多年的慣例，學術秘書會舉辦一些向中學生推廣社科知識活動。此等活動工作量不少，中學生得益的程度及人數亦不多，所以是否舉辦亦值得深思。

三個外務幹事之關係

基本上，三個外務秘書的工作都是外務學術研習，從性質上，他們之間可說是沒有太大的分別。在外務人手嚴重缺乏的環境下，他們便是一切外務工作的主要人力資源，所以他們都是同樣重要，無論缺少了那一位秘書，對整年的外務都會有壞影響。

正因他們是三蛇外務的主力，在互相合作之餘，亦要互相交流。因為外務工作並不是「閉門造車」，絕不能單靠自己「充料」與「鋤書」便有足夠的能力去完成一整年的工作。必須在討論當中，互相交流意見，在不斷的「破」與「立」中理解出真理。

對外交流

本篇文章一直強調的是：有交流才有進步，有討論才有結果。外務幹事也應多參與其他屬會、學生會，甚至其他大專或有關組織團體的討論，藉着跟不同背景、階層的人接觸，來增廣自己的見識，擴闊自己的思路。就如九零幹事會便曾參與商業電台所舉辦之音樂創世紀，Music Bible的活動，主要從社會學的角度去研究香港音樂的文化及潮流。這確實是對外務幹事的一個重大的挑戰與衝擊。

雖然這些活動是很吸引，也必須在時間和空間的容許下才可進行，因為身為一個社科幹事，本身已經背上繁重的莊務，而也必須對社科同學及所屬的幹事會負責，絕不能貿貿然放棄原本的工作計劃去參與其他組織的活動。正因如此，規限了很多對外交流切磋的機會了。

總結

很多人認為外務既枯燥又沈悶，主要是他們不明白從外務工作中所獲得的滿足感罷！我們，尤其外務幹事，都無需把目標寄望太高。一些自己認為應該去做的、有意義的，便不妨放盡膽子去做，只要曾全力以赴，便無需惶恐別人所謂的失敗了。

對於外務幹事而言，除了對社會事務關心外，更透過實際的參與希望對社會上有一定的影響。所以我們外務工作是先讓同學們知道事件的始末，引起他們的關注和討論，並鼓勵他們投入參與其中。但可惜同學們冷淡的反應往往令那些默默耕耘的外務幹事心灰意冷。事實上，一個外務工作者的工作

動力是來自其背後的信念與使命感，（使他從同學冷漠的反應中找出積極的意義）；只要有幾位同學便可把這共同信念互相維繫，再從工作中得到滿足和樂趣。所以我們無需介意參與人數的多寡，只要當中有同學接收到我的訊息，再去反思，我們便算成功了。

雖然每一位新上莊的幹事都抱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想去做的事情但「一老如一寶」，不要忘記我們身邊有一羣「外務老鬼」，由於他們有的是經驗，我們大可跟他們交換心得，多向他們「過料」，取其長而捨其短小則可減少白兜圈子，大則可避免碰釘撞板。

九〇庄外務幹事

一 些 提 議

縱合一些個人經驗，初接觸外務問題的時候，總會感覺着重重困難，而其中經常聽聞的是：「我始終覺得自己未夠料。」解答這問題既簡單卻又複雜不過。簡單處在於答案的浮數而言：「加把勁充料。」便是答案。複雜處在於談時易而行時難。要解決問題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各位自身的動力，其他人是幫不着的。但記起我當人剛上左時『充料』的程序也有一點用處的：

Scott Ian 1989,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Scott 分析了幾段以往香港的合法性危機，並說明現今由中產階級衝擊及中英政府架空港府等因素所造成的合法性危機，是另一層次的問題，不能像以往般以精英政治吸納來解決。)

Lau Siu-kai and associates 1991,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Jao, Y. C. et al eds 1985 *Hong Kong and 1997: Strategies for the Future* (書內的經濟部份探討中港經濟關係；劉兆佳在書內分析香港的政黨政治發展，基於缺乏可凝聚羣眾的意識形態，中方的不鼓勵，政治領袖的缺乏等因素，他推論香港不會出現具規模的政黨，而只會停留經短期性政治聯盟政治的階段。)

Wong Siu-lun and Sit Fung-shuen, 1989, *Small and Medium Industries in an Export-oriented Economy: The case of Hong Kong*

(中小型企業是香港工業結構的支柱，大量的中小型企業及它們之間的經濟關係為香港的經濟提供了靈活性及 diversity。此書對中小型企業有詳細分析。)

Gordon Redding 1990,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East Asia, 1988*, edited by Gordon White (一般的經濟學分析將亞洲四小龍的成功舊因於市場的威力，此書便說明國家干預在四小龍經濟起飛中所發揮的重要性。)

Stephen Heggard, 1983,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Deyo, Frederic C, 1989, Beneath the middle: labour Subordination in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David Stark, 1989,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Kornai 在書中有文章分析市場調節與官僚調節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衝突，他斷言社會主義國家雖然經過多年經濟改革，但市場的潛力仍被官僚調節機制所壓制着；Ivan Szelenyi 亦有文章討論社會主義改革的數個可行途徑：(一) 理性化現存制度，(二) 發展 Second Economy，(三) 發展公共社會。)

Kornai, 1986, *Contradictions and dilemmas: studies on the socialist economy and society* (Kornai 的短缺經濟學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分析的重要讀物之一，他認為在軟

預算下，短缺緊隨而來，而圍繞着短缺便出現了多項經濟問題：等候時間的增長，樽頸作用，forced substitution，賣方市場所引致缺失 product innovation 及改善的刺激。

Robert Mishra, 1984, *The Welfare State in Crisis* (七十年代末期，英美等福利國家的福利主義受到強烈批評，這些批評包括來自新右派的及馬克思主義者的，此書對這些提出反批評，並以瑞典式的 Corporatist Welfare State 作為出路。) Henry Miner, 1989, *Sweden: Social Democracy in Practice* (相信大部份人都以 Laissez-faire 作為本港必須緊隨的方針，但瑞典的 Corporatist Welfare State 實提供了比較人道、社會資源比較合理分配的出路。)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1982, *香港學生運動回顧*。當然，除了書本外，一些時事雜誌亦有很大幫助。尤其在剛入手的時候，報章、雜誌比較顯淺的推理是較容易消化的。而且它們對近期時事所提供的資料亦是書本所不能替代的。

另外，大家亦不妨參閱一些以往社科學會或其他校園組織所出版的外務刊物。坦白的說，以往社科學會所出版的外務刊物，很少是具有高質系的，但它們儲藏了以往同學由策劃一個外務課題至出版成果的經驗，是值得參考的。

九〇庄外務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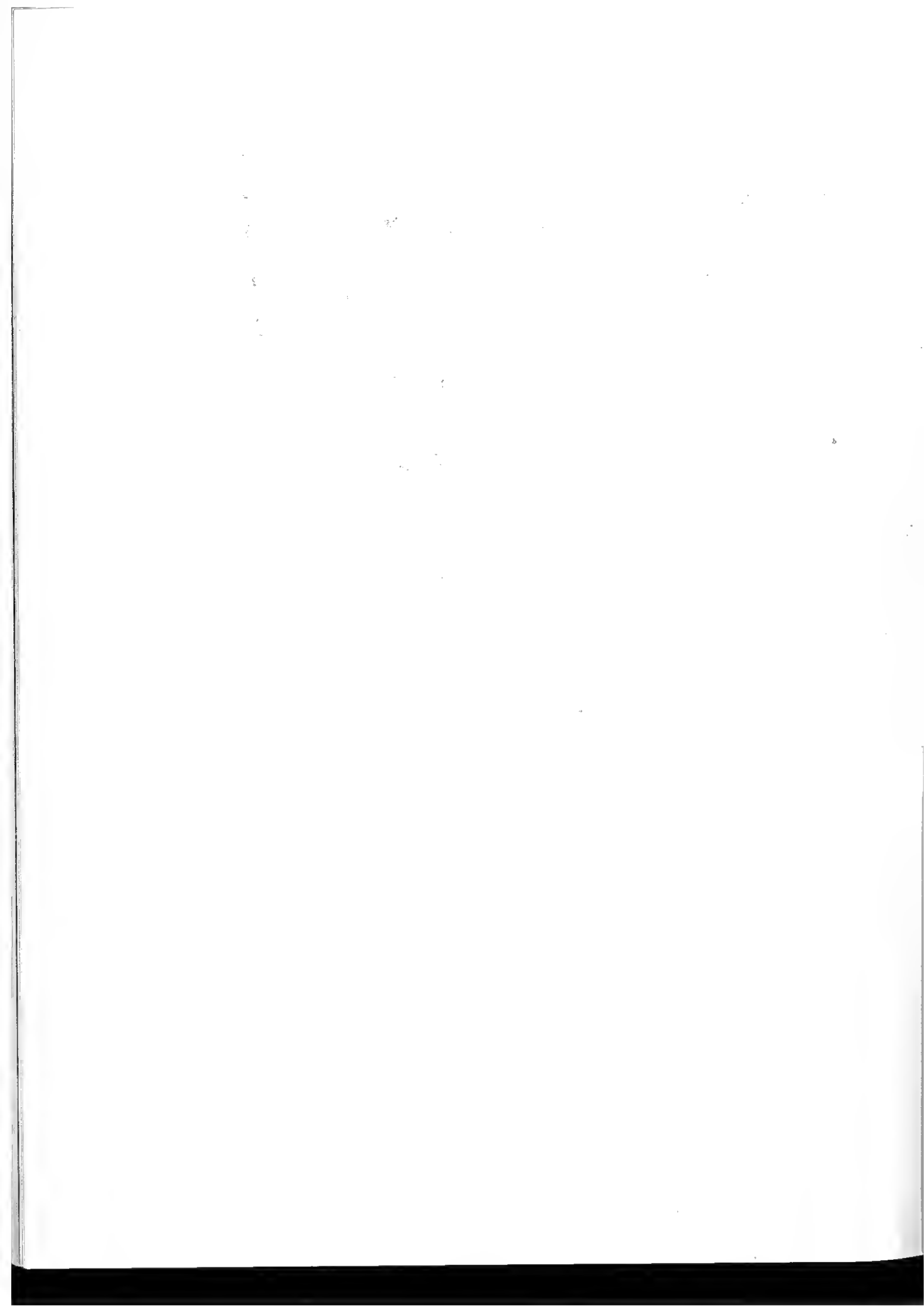
永不明白

林煥

我不明白，
為什麼太陽光這麼
笑臉盈盈，
人人手杯互祝，
我不明白，
為什麼我喝半碟左風扇，
那麼難喝一小杯茶的水？

我不明白，
為什麼太陽突然就變得可怕？
我不明白，
為什麼所有的男女，
都跑到我的室來，
人人都是逼着我
叫喚我的名字，
而且還哭哭啼啼，
而我不得要求明白，
因為我並不知道我不能再動運。

我躺了地府，
閻王判官對我說：
你不是死，是永生，
永生就是守為和民主
天堂下的全是永生了！
所以你永不明白，
不會動心飲下去的是毒水
而不是下了情解，
這是每個人的直感。





永無止境的工作，沒有竭息的生活，生命難道就是一串問號？

這二十多年以來……

大部分社科同學，在迎新接待攤位時，相信都已交了一百四十元的「蛇費」！但你們知否收此會費的社會科學學會的成立及發展？

社會學學會乃隨社科學院一九六八年建立而設，時社科同學有感缺乏屬於自己的院會，遂各自組閣，後更產生兩大閣，經彼此協商，成立「聯合閣」，此乃第一屆社科學會幹事會（以下簡稱社科學會）。

社科學會的發展，據過往資料，多以其社會參與（外務）為標準，而以往社科學會的形象亦是建立在社會參與方面，故本文多以社會參與為標準，分拆其發展。

社科學會發展可分為五期：初生期（68—74），過渡期（74—80），成長期（81—87），衰落期（88—89）及近期（90，91）。在初生期期間，學會新立，其宗旨乃為同學謀求福利，跟社會可說是無什聯繫，時社會大事或敏感事件未能引起社科同學的關注，而他們亦覺困於「象牙塔」並無不妥。對社會問題如市政局議員經常退席，加價狂潮繼續、土地價格飛漲、股票狂瀉等皆不聞不問。

過渡期間社科學會朝着「走向社會」的方向跨前了一大步，如七四年社研究組正式成立，目的提高同學社會意識，其後相繼的活動有號刊——失業問題專稿，自由、民主——專題，露宿者問題……等。然其對時事之探討，僅限於個人抒發，座談會

等靜態模式。

成長期間社科學會越來越接近社會，如八一年中區發生騷亂事件，有少年犯罪率急升，社科學會乃以八十年代香港青少年作為專題研究。八三年政府改革當時政制，如有區議會的成立、選舉制度的轉變、立法局委任民選區議員等；九七問題亦開始出現，社科學會在其社科專探「政治參與在香港」使對之加以研究。八四年代議制綠皮書發表，引起社會廣泛討論社科學會出版了「香港代議政制民意調查報告書，在觀塘作抽樣調查……」

衰落期：八八年後社科學會方針有轉，傾向「內務」發展，注重同學福利及校政參與。八八年社會參與僅有精神問題研究，漫畫與青少年的探討等，八九年亦只有「香港政治勢力新風景」等。究其原因，可能乃六四熱潮剛過、政治熱情冷卻、人手不足（八八主席朱俊輝辭職；八九缺庄、幹事會成員只得八人），以及外務路向不明等。

近期：九〇年可謂社科學會之中興期，社會參與可從以下活動：基本法研討、政黨政治、中國教育制度探討、中國雙週、音樂創世記等。原因可能參與外務同學齊心合力之故。九一社會參與傾向實際，行較顯淺路向，如釋囚專訪等，然整體而言成績又趨普通。

最後順帶一提：行文至此，社科學會之發展以其社會參與／外務為標準，然而，對其校政參與如B.soc.sci Review，School of Economics，同學福利如急救箱、影印服務等「內務」卻似乎不加重視。「三蛇」——並不等於「外務」，我們怎不試試從內務去看三蛇？

斌

上庄的文化

Since, it has pleased Providence to place me in this station, I shall do my utmost to fulfill my duty.....; I am very young and inexperienced, but I am sure that very few have more real good will and more real desire to do what is fit and right than I have.

— Queen Victoria

每年九月，經過一連串迎新活動，同學未必會忙於籌備開學，反為有大部份人忙於籌辦各類活動，又或浩浩蕩蕩的上庄去了，究竟在一般考慮上庄的同學心目中，他們如何去決擇上或不上呢？

每年暑假，迎新營後甚至迎新營中，各舊庄已紛紛出動覓選新人轉新庄了。究竟面對一個自己毫不熟悉的學會，被「賞識」的新鮮人如何去取捨呢？而他們又抱甚麼目的而上庄呢？通常我們得到的答案都是不外如是要挑戰自己、學習面對壓力和應付困難、從庄務中多方學習及闊視野等等。訪問過多位今屆學會幹事，他們都異口同聲說上庄是一項極大的挑戰。他們多是被舊庄「看中」而約出來洽談，然後被說服上庄。他們都承認被人「看中」，是多多少少有些飄飄然的感覺，因為同學能否上庄的機會絕對決定於舊庄有否主動洽商，有的甚至連庄內某一職位亦是洽商時被欽定的。

正常情況下，新鮮人都只很短的時間去考慮，他們考慮的因素包括自己能否付出時間和心力在庄內、人事上的問題能否處理恰當、個人能力等，卻甚少考慮自己可以為庄或者整個學會作出什麼貢獻。可能考慮的時間太急促，有很多困難他們之前是沒有預計到的，例如搵人齊庄、傾庄時的困難等。

通常舊庄都先找到主席及外內務副主席等較重要的職位，其餘的就要靠新人去繼續搵人上庄了。「傾庄」時，可能仍未齊庄，只有八至九人，於是要一面傾庄一面繼續物色人選上庄，一些比較「財雄勢大」如管理學會、經濟學會等，他們都很早便齊庄了，甚至8月尾已確定所有人選了。但對於一些仍未齊庄的學會，對於四出物色人選上庄實在感到困難，因並非所有「目標」都有心上庄，很多時都會被拒絕。而一般學會的做法都定好各人的職位才去傾庄的，因為這樣各人的責任感會重些，又可以及早知道自己的工作崗位和範圍，方便分工合作。可能有人會質疑這樣會否令各幹事只顧做好自己的份內工作，而忽略了羣體工作和整體的合作性，但大部份被訪者均表示這視乎主席的領導能力，基本上影響不大。

商討週年計劃相信是各被訪者一致認為傷腦筋的首要任務。其實，以往的做法是沿用過往所定的目的然後再計劃各類型活動，以致各學會活動性質的重複性很大，大部份學會一年的主要工作不斷重複着一個模式。從週年大會上庄開始，多數學會的第一項主要工作都籌辦週年舞會以籌集經費，跟著是一輪學術或文娛活動，暑期全力搞迎新活動，到開學時再來一個「X X節」或「X X週」，然後便等新庄上任了，至於活動形式，基本上大家都耳熟能詳。例如「X X節」必定是開幕典禮加展覽加講座或錄映帶播放等，而迎新方面，內容多是聯誼性質，所謂學術活動，也並非全部經過籌委細心思

量，內容未必能緊扣同學的需要或社會環境的，有時亦質疑：究竟是否為搞活動而搞活動？若一個學術活動缺乏內涵和批判性，對有心的同學未必有幫助，更遑論發揮輔助學術的功能。而一般活動的參與人數亦非太高，通常都是一班幹事、籌委、友好等，一般被訪者都認為宣傳工作對一個活動成功與否很重要，但深究成功與否在參與人數的多寡嗎？其實一學會的存在及組成為了促進各院系學生的內部團結，福利及所屬學科的修養，以加強會員對所屬學系及校內外的溝通。一般被訪者都承認他們在商討週年計劃時不太着這點，反為多花時間在討論活動上。但由於對有關學科了解尚淺或組織經驗不足，以致活動多有因循的傾向。當被問及為什麼不破舊立、嘗試去籌辦一些創新的活動時，他們紛紛表示限制太多，不敢太冒險去推行新活動。而且近年學會之間的競爭日益劇烈，各學會都相應將大量資源投於宣傳工作上，而所籌辦的活動很多時又無可避免地有所相撞，基本上活動內容已是大同小異，加上辦日期又非常相近，例如週年舞會，大部份學會都選擇在聖誕節期內舉行，更令眾學會幹事花盡腦汁去出奇制勝。當問及他們何不多作學會之間的溝通，大家取個共識，遷就遷就一下以減少活動相撞情況，被訪者都表示現在的學會都是「各有各做」很難抽時間出認真的交流，唯一各學會代表聚首一堂機會只有出席三蛇的評議會時。

談到三蛇的評議會，被訪的幹事都覺雙方溝通不足，代表參與評議會亦只是例行公事，鮮有意見發表。個別被訪者認為評議會的監察作用並未完全做到，警剔作用亦不高。通常代表學會參與評議會的都是主席及外務副主席，他們較着重為自己所屬學會爭取利益，對其他院內事務卻未必太關心。

作為一個屬會，他們究竟又對院政、外務等有什麼看法呢？一般的學會幹事都坦言對院政不大了解，亦無特別花時間去研究，感覺似乎很遙遠，但他們都承認其實院政對同學是有直接關係的，搞好院政其實亦是福利的一種。至於外務工作，一般學會都不太重視，所籌辦的活動亦鮮有牽涉社會問題和時事的，他們認為既然三蛇已經有發展外務工作，作為一個小小的屬會，他們實在感到很難再分工去發展外務工作。

轉頭再問各被訪者，若可重新再選擇，他們會否維持上庄的決定呢？個別被訪者承認當初下決時實在未想清楚，心理準備不足，到實際開始接手庄時，信心是有動搖的，但畢竟上庄亦是磨鍊自的一種方法，所以他們不會改變初衷。但願各學會幹事能把學會的工作方向謹慎制定，最低限度各上庄人士亦應重新思想上庄的目的及工作方向，以免流於因循。只有大家把因循意識拋棄，學會活動才有出路，幹事們獲益才更多。

會 議 評 談

Life is a test and this world a place of trial. Always the problems – or it may be the same problem – will be presented to every generation in a different forms.

– Winston Churchill

也許在這個年頭，已沒有幾個同學會真正認識和關心「評議會」這件物體，甚至乎我曾耳聞目睹現在有為數不少的評議員對於評議會真正的存在價值也甚為模糊，這種現況，對於現時的學生組織來說，實在是一個悲劇。撰寫這篇文章的目的，在於探討現時評議會所出現的流弊及其成因，同時也提出個人對這些問題的愚見，志在集思廣益，引發大家的討論。

評議會是學生組織中最高的常設權力架構，其地位僅次於全民大會和全民投票。其實，現時學生組織中的評議會和幹事會的關係和部份國家的權力架構有相似的地方！幹事會相等於一個國家的行政機關，而評議會則是集立法與司法的權力於一身的機構。正如現時許多學生組織的憲章都列明，評議會的功能包括政策制定，監察行政機關及仲裁等。

先假設以上所有機關能有效地運作，而羣衆亦具備一定程度的民主意識，那麼現時的制度還算是一個相當良好的基制。最起碼，所有的羣衆都有渠道去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影响政策制定的過程，亦可以監察在位者的表現，一方面可透過建制內的渠道，例如羣衆在評議會表達意見投票選出一個代表自的代言人，出席全民大會，透過普選評議員達到以上的目的；另一方面，現時亦有不少建制外的途徑表達自己的聲音，例如出大字報，投稿學生報或其他刊物。而在評議會的層次，亦能通過評議會會議，讓代表不同利益團體的評議員，透過理性的溝通和討論，以民主的程序，達成決策的過程。

當然要結論現時的基制是否一最好的基制，實在還有值得相 的地方，特別在評議會的成份中，行政架構（即幹事會）的比例是否過大，而部份幹事應否退出評議會，只保留三位會長／主席和財務秘書作為評議員？又直選產生的評議員席位是否太少而應要增多？當然當中牽涉不少技術性問題，在此我亦不準備就架構問題多作討論。反而多花筆墨討論現時學生組織（特別是評議會）所面對的限制和評議員的質素問題。

學生組織永遠需要面對的是其缺乏延續性的問題，評議會也不例外。每年的人事調動，令評議會的傳統和做法（Practice）不能有效地延續，更可能出現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現象，即在每年在評議會制定的政策因不同的人事而令寬緊尺度不一，立法或仲裁的準則（Criteria）也可能有極大的差異，完全視乎當年評議員的個人取向及喜好。而觀察近年評議會的情況，更見到評議會制定的長遠政策未能切實地執行，舉個例說，假設某年的評議會達成一個議決，當某屬會違返了某些憲章或是附例，第一次犯

規應以先遣撼動議和警告該屬會了事，到再犯時應以更重的刑罰待之，例如暫時停止該屬會舉辦活動之權利甚至開除會籍。但是這類政策又能否在現時的評議會中切實執行，實在令人懷疑，一方面，當某年的評議會需要處理一個屬會「再犯」的過案時，評議員未必清楚該會「初犯」的情況，甚某部份評議員連基本的資料掌握也甚為不足，在這個情況下，各評議員只能依靠個人不同的資料掌握及不同的尺度作出判斷，而不是評議會一向以來一致的做法。處理這個問題個人覺得要改善缺乏延續性的問題可以有兩個方法，第一是在人事方面和第二資料的處理方面。先討論前者，現時學生會不同評議會之內，都有部份評議員是連續擔任兩年評議員，通常包括評議會主席，去屆會長／主席、去屆代表等。若能適當地增加這個類別的成員，則有助於改善以上的問題，以社會科學學會的評議會為例子；實在應檢討評議會主席的產生方式（即不需要曾擔任評議員作為條件之一）。而後者則關乎資料的處理，這裡的資料是指以往評議會通過的決，制定了的長遠政策等等，這些重要的資料應在每個評議會年度重新整理，結集成文獻，更可在每年的全民大會或是第一次的評議會會議中備案，令新上任的評議員能有效掌握這些重要的資料。

以上關於延續性的問題還能較有把握地解決，反而是關於評議員的質素和意識問題，並非一夕一朝能改善。

近年不少校園文章都曾批評現時的屬會極度山頭主義，屬會對於自己學會以外的事件實在完全不欲過問。屬會代表出席評議會也似只是為了完成責任，連最基本的參予討論也一律欠奉，更遑論積極參予制定政策過程與監察其他屬會或中央幹事會。個人的感覺是屬會幹事對「上庄」的理解是在任期內組織自己所喜愛的活動，出版自己喜愛的刊物。反而對於最基本必須要知道的資料，例如，屬會的法理地位，權力來源基本責任，與學生會中央的關係等竟然全不知情或不屑一顧。在言個情況下，由許多屬會代表組成的評議會又怎能良好地運作？

當然要解決以上問題不是全無辦法，但要每個屬會都清楚它們的定位，權責，法理地位等基本問題，有關同學必須花費一番精力，尤其是在這個個人主義膨脹、缺乏權責意識的年代。

（個人對各屬會幹事反而有一奇特的建議，假如你們不喜歡受其他學生組織的約束，或是出席評議會會議，全民大會這些繁文縟節，你們可以向學生會申請脫離會籍，而另向政府獨立社團註冊，這個做法之下，你們可能會多一點自由。）

過雲

上庄兩部曲

第一部—— 諮詢大會

經過月來的討論，所謂「傾庄」的過程也總算告一段落，各方的意見得到調和後，便會共同制定出一套來年的工作計劃和路向。惟於上庄及進行這一連串的工作之前；新庄還須按慣例舉行諮詢大會及全民投票，才能正式上任。

諮詢大會和全民投票既被視為上庄過程中兩個不可或缺步驟，我們便應該更深入去理解它們的意義和實際作用，進而探討一下它們的存在價值。

目的：

舉行諮詢大會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從諮詢的過程中，會眾能更深入了解候選內閣及他們的全年工作計劃，並作出更有效的評估，作為日後選舉時投票的準則；其次，新庄也可把會眾給予的評價，無論屬於正面或反面的，都盡量參考，從而作出相應的改善；第三，新庄也會把諮詢大會視為一項挑戰和訓練，迫使他們更努力去搜集更多、更充分的資料，以應付各方面的問題並能從中學習應對的技巧及增強自信心。

現況與問題

從以上所述看來，諮詢大會應具有相當大的意義，可是，針對現時的情況來說，現實和原來的目標是相距頗遠的，甚至變得本末倒置，諮詢大會不能達到讓大眾諮詢的目的，反而變成了一種磨練新庄的工具。

首先，參與諮詢大會的會眾，大部份都是和候選人有較深認識的舊庄和友好，一般同學對這活動並不關注，參與率很低，故此，諮詢大會便變成了一個由圈內人對新庄表達意見，以令他們得以改善的途徑，而不能達到和大眾溝通的目的，然而，舊庄要「過料」給新庄，應是通過交流營或其他內部活動來進行的，這並不切合諮詢大會的公開性質及原來意義。

不過，我相信，舊庄及其他圈內人不是有心要去壟斷發言權，而是歡迎其他同學去踴躍詢問的，只是觀乎目前情況，參與諮詢大會的同學根本少之又少，更遑說要他們提出問題。致使同學反應冷淡的原因，我作出了一些推斷。

首先，基於校園資訊泛濫。雖然新庄的 class visits 及派發傳單的攻勢凌厲，但在這些司空見慣的宣傳模式下，仍未能廣泛引起大眾的注意。

此外，宣傳的手法也出現了問題，宣傳時往往只着重介紹候選內閣的名單和職位，傳單上也只簡介了全年大計，至於更詳細的資料，則要到諮詢大會當日才可知道；加上一般人對大會進行的規則都不清楚，而宣傳時只顧叫人參與，而忽略介紹舉行這活動的目的、宗旨和程序等。如此，一般同學，特別是新鮮人，對諮詢大會的概念仍一片模糊，又怎會有興趣去參與其中呢？

其次，諮詢大會舉行的時間，多是由晚間伸延至早上，續進行十多個小時，一般同學都會因而感到不方便或沒有時間而不去出席。

不過，假如是有心人的話，以上的客觀因素應不足以使他們卻步，只要他們肯主動去搜集資料和選就時間的話，以上的問題即能迎刃而解。故此，問題，最根源還是出於同學對這項活動並不重視和缺乏興趣，根本不肯抽時間去支持和參與，這又與同學對這種選舉活動所抱的心態有關。這問題可容後再作分析。

同學參與率低，反應冷淡，因而令諮詢的意義盡失，

何佩瑤

然而問題多也並非一定是好現象。諮詢的目的是在於令同學增加對候選人的理解和認識，通過詢問過程去清晰不明白的地方；但有些會眾詢問的動機則頗令人費解，常發問一些無稽的問題去為難候選人，或連珠炮彈式地加以攻擊。這種無理的質詢，不單破壞了諮詢的基本原則，亦造成候選人莫大的心理壓力。

第二部 全民投票

諮詢大會之後，新庄又要繼續籌備上庄過程中的另一部曲——全民投票。謂之「全民投票」，即任何 full member——都有投票的權利，因候選人是以個人性質參選，選民可針對個別候選人而投下贊成票，反對票或棄權票，加上「全民投票」是社科學會架構上的最高權力架構，故這選舉方式應是最理想和最能代表民意的，而通過「全民投票」，我們希望可達致以下目的：

- 1 基於民主信念，投票一方面給予同學表達意願的機會；另一方面，也讓同學實踐了身為社科學會會員的權利。
- 2 候選人因要得到足夠的票數才可當選，故具有合法性及代表性，使他們的權力來源得到保證。

現況與問題

誠如諮詢大會一樣「全民投票」亦面對着羣眾反應冷淡，少人參與的問題。

在選舉期間，候選人與助選團埋伏在校園各個社科同學最常到之處，遇到陌生的面孔也好，熟悉的面孔也好，都必會趨前呼籲他們投下神聖一票，而被人拉票的對象，大部份都不過是剛巧路經的同學，在毫無準備又相當被動的情況下投了票。這個現象是可以理解的。諮詢大會的參與率低，可想像到投票時，大部份人對候選內閣的認識都很淺，根本未參閱過任何有關資料，就算有，也只是臨時翻看一下罷了，在毫無頭緒和根據之下所投的票，能反映民意的程度有多少呢？可想而知了。

也許亦有人是經過深思熟慮，審慎地評核過每位候選人之後才投票，但無可否認，非理性的選票也肯定為數不少，加上每個候選人能當選的所需票數，也不過是社科同學總人數的十五份之一，這樣質量俱不足的選票，有足夠的代表性嗎？

同學不主動投票的原因，大概是基於對候選人的資料掌握不足，對候選內閣的政綱和計劃的目的全一概不知。在缺乏認識的情況下，同學也自覺不應隨便投票。而探究這個現象時，我們又遇上了一個老問題，到底是候選內閣在資料輸出的渠道上做得不夠完備，以致同學沒有充分的資料作為投票時的依歸；還是同學欠缺積極性和主動性去搜集和參考這些資料？

其實，提到資料輸出的途徑，除了依靠一般的宣傳手法，如傳單，壁佈和橫額等之外，最詳盡和深入的資料應可透過諮詢大會時發表出來的，故候選內閣於諮詢大會中的表現應是讓同學評估他們的最佳準則，也可視為選民投票的依據，故選舉時同學的反應如此冷淡，也可說是諮詢大會後同學的延續性表現。

同學的心態

事實上，諮詢大會和全民投票都是新庄上庄過程中的一部份，性質上是類似的，都是透過一些公開活動去推廣三蛇，爭取同學的支持。因此同學的反應，多少也反映出他們對這個屬於他們的院會，以及這類型活動的心態，而這才是眾多問題背後最主要的共通因素所在。

首先，通常候選內閣都只得一個，在無競爭對手的情

況下，他們能順利上庄幾乎是必然的，諮詢大會和全民投票不過是上庄過程中的兩環，對最終結果的實質作用和影響都不大。而選民的選擇權力也很低，只能決定去支持或反對候選人，而不能選擇由誰來當選。

此外，同學的價值取向，也是一個頗重要的因素。對於一些與同學沒有切身利益或明顯的影響力的事物，他們都不關心，認為「事不關己，己不勞心」。這其實是大學校園中一個常見的現象，正如做校政和外務一樣，永遠都只是一批人圈內的活動，要爭取到同學廣泛的關注和支持，往往是比較困難的。

最後，我們所要談論的，是各問題背後的一個癥結——「必然會員制」，在這制度下，每位社科同學一入學便即自然地成為了社科學會的必然會員，由於是非自願性質，同學對這院會的認識和歸屬感都不大，故對於會的活動也缺乏參與熱誠，當履行會員權利和義務時，甚至採取比較消極逃避的態度，並不會顧慮由誰來管理及推動這個會。因此，要解決諮詢大會和全民投票所出現的問題，便必須更深入去探討「必然會員制」這甚具爭議性的論題，或要從中作出一些結構上的改動。由於「必然會員制」所牽涉的層面甚廣，理念上和技術上存在着矛盾，支持與反對的聲音爭持得非常激烈，故要留待下一篇章裏再深入詳述。

建議

總括而言，諮詢大會和全民投票都得不到同學的關注與支持，原因可分為兩層面。首先是一些客觀的、技術上的因素，如宣傳上和時間上的不善；其次是同學的心態和價值觀，也是問題的核心所在。

針對前者，曾有人建議更改諮詢大會舉行的時間安排，由一連十多個小時，變為分段地於午飯時間進行。我十分贊同這建議，這樣，一方面使候選人不致過累，能以

更佳精神狀態回答問題，有更好的表現；另一方面，因為時間上比較方便，加上好奇心驅使，應有更多同學願意利用空檔前去參觀，由從旁聆聽以至進而發問，必可加深同學對候選內閣的認識，同學的興趣和討論的氣氛增加了，進一步來說，可望有更多同學主動投票及得到更多理性的選票，令選舉更具代表性。

不過，這究竟不是個治本的方法，要爭取同學的主動參與和支持，必須從問題的第二層面——同學的心態方面入手。目前，「必然會員制」的問題仍未得到解決，暫且仍可從另一些途徑來增加同學對學會的歸屬感，如透過舉辦活動和出版刊物，推廣三蛇及增加與同學的溝通和聯繫，並盡心盡力去為同學服務和爭取權益，久而久之，必可以打破彼此間的隔膜，加強同學對學會的認同感和投入感，令三蛇在同學心中建立起一定地位，這目標有賴全庄長時間的努力和合作才可達到。

結語

面對着以上的問題，諮詢大會和全民投票的存在價值是頗值得質疑和檢討的。縱然諮詢大會未能做到讓會員諮詢和了解候選人，但對候選人來說，它的確具有約束性，迫使候選內閣於事前更充分準備自己，思考問題和確定工作路向，從諮詢過程中加深對個人及其他庄友的認識。而全民投票方面，雖然投票率未如理想，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民意，沒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取締這制度。況且，諮詢大會和全民投票的本質和意念原是很好的，困難只出於實際環境未能配合，導致問題叢生，故我們應深思的，應是如何去改善目前的情況，希望將現有弊端清理，令這兩項活動能重新得回其原有價值和意義。

又是必然會員制

前言

要回顧社會科學學會的發展，「必然會員制」的爭論似乎成了一個必然的題目。關於她的爭議未嘗停止，尤其是每年迎期間，新同學（甚至舊同學）也會常常談論這一百四十元的「必然會員費」（俗稱蛇費）。到底這必然會員制是一樣什麼東西？為什麼每一位社科同學也要繳交一百四十元會費？三蛇代表我們嗎？到底這個制度存在着什麼問題？有沒有更好的替代機制？困難又在那裡？一個一個的結子，等待着去解開，本文亦希望能給社科同學清晰一些問題的結，拋磚引玉，以期同學能在往後的日子再細心思量：我們可以做什麼？

必然會員制是什麼

三蛇現在的會員制度是必然會員制，所有社會科學學院的同學，一進入大學，便會自動並必然成為我們的會員，他們必須繳交一百四十元的會費。這個制度主要根據學生會中央憲法中，列明所有屬會（即院會）必須行使必然會員制。（註一）。一般來說，收費辦法是在每年迎新接待處中加設 INFORMATION COUNTER，一方面介紹三蛇架構給各位新鮮人；同時，亦會收取會員費。通過這個途徑，我們可以收取到大部份會員費，還有少部份是同學交往銀行，或由幹事會以電話通知他們到會房繳交。至於在一年級時沒有繳交會費的同學，二年級時的會費便會自動扣除；三年級時亦同樣地扣除四十元。（註二）

在這個制度之下，三蛇便自動地代表了所有社科同學，（不論你有沒有交會費，因為理論上，所有社科同學也是三蛇照顧範圍之下）。根據這個邏輯，三蛇亦等同於一個社會，一個人成為一個社會的成員，便應履行他的責任，例如尊重法例、納稅之類；一個同學成為三蛇會員亦應履行他的責任，繳交蛇費。

為了照顧我們的會員，三蛇每年都會提供各種福利給他們，大致分類如下：

有形福利

這類福利包括蛇房影印機服務，電話提供，打字機借用及其他瑣碎文具或報紙雜誌之類。每年考試前，我們會印備過往考試題目。這些都是日常提供的有形福利。

另外，日常我們亦會賣貨品同學，例如蛇杯、蛇紙、file、玻璃樽、郵票、磁碟、Message 紙等等。

每年，我們都會有 Jumbo Sales（社科大特賣），出版社科通訊手冊（蛇簿），Track Suit 及 Sweater。

而且，我們亦有替同學訂閱書報如信報月刊

及經濟日報。

除此之外，三蛇出版的刊物亦是會員得到的一種福利。例如年刊、號刊、社科通訊等。

無形福利

這方面可分幾個方向來看。

首先是 Social function。三蛇舉辦的社科節、Music Touch 等，都是提供給會員的福利。舉個例來說，今年社科節（九一年）的主題是另類及主流音樂，從社會科學角度看音樂，這無疑是提高同學對社會科學的興趣，帶給同學思想沖激。又如 Best Teaching Awards，亦助提高大家對學術風氣的關注。

除了 Social Function，外務工作也是我們帶給同學思想沖激的一環。我們通過研習、出版外務刊物如時事天下，讓有志於外務的社科同學有機會互相交流並對外務作深入了解。這方面帶給同學的「福利」亦不可以抹殺呢！

最後是校政參與。三蛇過往亦曾有為社科同學爭取福利。例如在若干年前，校方曾提議只有在一年級時管理科（Management Studies）得到 B 級或以前才可以修讀二、三年級的管理科。當時，是由三蛇向校方提出抗議而收回提議的。又如近年的分流制度，經濟院的成立，我們亦曾向校方反映同學意見等。

三蛇為了照顧有交會費的會員的福利，很多時候都會行使相應措施，例如非會員或未交會費的會員，影印收費會較高，Jumbo Sales 亦會被收取較高價錢，在考試期間亦不可領取 Past Paper。

此外，只有交了會費的會員或 Associate member，才有權利參選三蛇或屬會幹事會改選；在評議會中，三蛇也會資助有需要的屬會，間接地把提供福利的範圍擴大。

必然會員制=完美

從上文所述看來，必然會員制是多麼美好！只要同學繳交了蛇費，就可以得到形形式式，豐富豐富的福利，真是能享盡一個會員的福利呢！

可笑的是，為何每年也會聽到大小不同的聲音在批評這個近乎「完美」的制度呢？問題的根源



出自那裡？

必然會員制千瘡百孔

對必然會員制最強而有力的抨擊莫過於基於破壞了自由民主的原則的基礎上。人應有自由選擇的權力，一如在社會中可以選擇是否加入某一個團體組織，同學亦應可以選擇是否加入社科學會成為會員。每一位同學都會對自己的權益、義務有最清楚瞭解，故我們應容許同學自由選擇入會與否。若果同學完全不認同這個組織，為何我們要強迫他們為會員，然後又宣稱代表「所有社科同學」呢？同學一入學，對大學內一切組織一無所知，不知怎地做了會員，還要交會費，這個遊戲規則尊重人類的自由選擇權嗎？

有謂一個學生組織就好像一個社會一樣，他作為社會的一份子便要履行他的責任，學生組織亦一樣。正如一文所說(註三)：因為社會絕對不等於學生會，而學生會也不可以比喻作社會。就算社會也承認結社的自由，法律也承認每人皆有自由選擇加入或退出何會社。說回學生會本身，它的特性和社會(或政府)有根本上的分別。社會以繳稅為例，實行基本概念是因為若對每個社會設施的使用，進行獨立收費，行政費用將十分龐大，以至收費根本不能支持行政支出，所以才假設每個人皆會使用社會設施，而對每個人不論他其實有沒有使用社會福利的設施也徵稅；而學生會若要避免會員使用設施，行政費用並不會很高。再說學生會實行必然會員制，目的不外提高它的代表性，以期在為同學爭取福利時(主要對校內)能夠更有說服力，能夠得到承認。其實這根本是本末倒置的，學生會為爭取外界承認而不顧同學的意願將他們強納入會，就算結果所爭取到的是對多數同學有利，這利益也是基於其他人的痛苦——他們被犧牲的自由——之上。

此外，沒有任何組織是先驗地被肯定存在價值的。它的存在價值是應建基同學看到它過往的表現和立場，作出理性分析，決定是否認同它，再而登記成為會員的。然而，現存制度卻沒留下空間給同學作獨立思考，而是制度本身自己肯定了自己的存在價值。

或會有云：若實行自願入會制或自願退會制，便會出現會員與非會員之分，而防止 free-rider 的費用必會很高了。到底我們應否將行政考慮凌駕給自由選擇原則之上呢？若果我們發現這個制度千瘡百孔，到底是否應該置之不理，以免付出代價呢？

現實令人洩氣

剛才提及必然會員制的問題，很大前題是建基於自由主義上。可惜，如果離開這個理念的層面，回到實際情況，却令人看到銀幣的另一面。

假設我們實行自願入會制，即同學自己登記成為會員，他們有權選擇拒絕成為會員，亦只有成為會員的才有義務繳交蛇費。這足夠自由民主吧！

可惜，可見的情況將會是三蛇於空氣間消

失。這個建議的背後有一個假設：同學會利用自己的 Critical thinking 去決定是否成為會員，只有他們認同三蛇，才會願意成為會員。這個假設於大學校園的實際情況中是站不住腳的，有幾多同學會真是用心去觀察三蛇，決定是否認同她？結果只會落得三蛇的跨倒，一連串的影響隨之而來：沒有人為同學向校方反映意見，沒有幹事再為同學爭取福利(大家可知道梁球瑯樓地下的食水器的安置，三蛇在背後默默付出和努力爭取？)

除了這個現實的問題外，三蛇若廢除必然會員制，整個三蛇的架構同樣亦會受到動搖。

首先，是三蛇中央與屬會的關係。沒有了必然會員，那麼如何處理三蛇與屬會的會員身份的問題？那些不是三蛇會員的社科同學可否登記成為屬會的會員呢？在評議會中，三蛇對屬會的資助又如何處理？應否用三蛇會員的會費去資助系會中那些非三蛇的會員呢？(這却又牽涉到三蛇資助屬會的背後意義)這些都是一些不易解開的死結。如此這般，又會帶來一連串，修改三蛇憲法，連串的緊急評議會會議和全民大會或全民投票。這其中又會牽涉到與學生會中央關係，若真的廢除必然會員制，學生會中央憲法亦要連帶作出改動。從整個行政考慮看來，廢除必然會員制所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和不設實際了！當然一句「行政考慮不應凌駕於自由選擇原則之上」可以把必然會員制否定。但現實始終是現實，考慮理論原則之餘，實際環境的限制亦不可不談。

總結

行文至於，筆者無意去保護必然會員制，但亦不覺得它應該繼續存。筆者只是走入了矛盾當中，亦是一般上了蛇庄的幹事的死胡同中，既明白到必然會員制的不足之處，但亦知道沒有了它三蛇的前景會是如何。因此，本文並沒有什麼結論，始終也只是一句拋磚引玉，望有識之士能給一些啟示，亦請各位社科同學能認真想想三蛇的存在價值是什麼。就此收筆。

(註一)見學生會中央憲法 Section XII, Article 2 (1) (a): Faculty Society is the Student organization in the Faculty/School whose full members include all the undergraduates in the Faculty or School.

(註二)蛇費一百四十元是包括了三年的費用的，即每年四十元，另外二十元是手續費。

(註三)見學苑

一樓

為何要有 「香港大學學生會」？

為何三蛇 Social Sciences Society 之後要加上 HKUSU？為何屬會名字背後如 Sociology Society 之後要加上 SSS HKUSU？這些慣例對於一些非幹事的社科同學而言，可謂摸不着頭腦；就連屬會幹事，有時也不明所以。

簡而言之，以上稱謂就是我們所指的 affiliation。例如，三蛇是學生會中央屬會，各系會 (departmental Society) 則是三蛇屬會，如此這般，層層遞進，而亦只有學生會才是政府註冊機構，一切有關屬會的事情，例如有關法律訴訟，最終承擔責任的是學生會。因此，假如我們忘記了加上 HKUSU 或 SSS HKUSU，本身就是不尊重這個 Affiliation 的制度，而且，嚴格來說，是非法組織。

三蛇之下有七個屬會，理論上這個分層架構背後有三個意義：

(一) 分工

理想地說，三蛇的分工可分為兩大方面。一方面三蛇幹事會應該主要負責校政參與和外務事宜；另一方面，各屬會則應發揮他們在各自學科學術上的發展，例 Psychology Society 負責 Psychology discipline 的推廣和發展。在這個分工之下，可避免浪費資源於重複活動上，各自有清楚的責任，而且，亦可透過三蛇幹事會作為領導或統籌的工作，會整個社科學會可以運作得更理想。

(二) 合作

基於以上分工，便出了一個三蛇幹事會和七個屬會這個架構，但他們除了分工外，亦有合作。

(1) 首先是在建制內的合作。這裡包括有評議會，評議會轄下常設委員會之類，在評議會中，不同屬會可以走在一起，商討有關於整個社科的事宜，例如前一兩年的 Streaming Proposal，甚至六四事件中，亦發揮了三蛇幹事會與屬會的合作精神。

(2) 至於在常設委員會中，可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好像迎新委員會，便負起統籌整個社科學會的迎新活動；另外，亦有學術委員會統籌迎新中有關學術部份，如學術迎新，Information Day 等。總之，透過評議會的適當運作，可令三蛇中央與屬會之間有分工，也有合作。

(三) 資助

由於建制上，三蛇中央是高於各個屬會，因此三蛇中央亦有中責任去資助有需要的屬會，當有關屬會在財政上遇到困難，他們是絕對有權利去要求三蛇援助的。

無奈，在實際運作上，我們不難發現越來越嚴重的「山頭主義」。各屬會未能正視自己的身份，細微者如忽略「SSS HKUSU」這幾個字的重要記號性，忘記了沒有三蛇，便不會有他們的存在（除非他們改為正接 affiliate to HKUSU 或向政府註冊。）重要者如漠視三蛇憲法或三蛇評議會，弄致問題多多，例如缺席評議會會議、在選舉期間一次又一次違憲。

除了屬會未能清晰自己身份外，三蛇幹事會在執行三蛇事務時，亦未能正視自份。在評議會以多欺少，在領導工作方面亦欠奉。有很多時候只能指



出屬會在分工上不清晰，不能在自己的學科上作出推廣，但卻忽略了自本身在校政和外務工作上亦乏善足陳，本身作為領導地位也未能達到，那麼，這又如何服眾呢？

筆者心目中確實是有一些想法，希望可以改善目前現象——當然對現狀的不滿、和對將來的憧憬純粹是個人主觀感受，各位看官看罷有何不滿，不可提出異議，反正有爭吵有討論才有進步。

首先——是各屬會人三蛇幹事會中，新任幹事上庄之前，切實要清晰上庄所為何事：是想為個人成長，還是有長遠目標樣去發展一個學會呢？若屬前者，本人看來則覺有點悲哀，上庄竟成了個人鍊練、對於整個學會的延續性以及長遠發展也不甚健康。在這個問題上舊庄所發揮的作用亦屬決定性，因為現在三蛇各屬會中，上庄多屬一年後同學（但今年一九九二年度的經濟學學會和社會學學會却有令人鼓舞的突破。）因此，他們對於校園中的認識往往不夠深入，於是，舊庄的影向力無形中便倍大了。

當——上庄的同學都能夠有長遠眼光，對自己的學會的發展有一套計劃，而非只流於個人在一年中的訓練，那麼，下一步便是去清晰身份，例如三蛇幹事會角色應該怎樣，三蛇幹事會幹事又如何，屬會幹事的權責，評議員角色，三蛇和屬會的分工又怎樣……這種種種種，看似是「高度理念性」，看似對各學會實際工作影響不大，但其實，這些却正正就是最重要的重點，沒有清晰的概念，只會把年復一年的「上庄」問題延續下去，例如屬會幹事或許會質疑，為何自己的工作報告要在評議會中通過，三蛇幹事或許會挑戰屬會幹事：你是在我之下的。諸如此類的磨擦均不是我們希望見到的，因此，我們確實有責任去了解問題、找尋出路、並付諸實行。

至於——三蛇中央與屬會之間的溝通，可以透過諮詢大會中交流，大家不妨將自己的想法說出

來，或者，我們又可以在私底下多些接觸，始終大家都是社科同學，建立友誼也是需要的。在私底下的接觸中，讓我們可以抒發己見，多些了解對方，以免每次有事件發生，也要訴諸建制內去解決。好像政治科學學會有關會員的憲法抵觸三蛇憲法一事，初步的溝通也做得不錯，起碼可以避免了在評議會中過份非理性的爭執。

因此——當我們都可以清楚自己作為中央幹事會幹事和屬會幹事的權責後，中央和屬會之間的分工和合作的概念便得到明朗，對日後工作的進展實有莫大裨益，至少在身份清楚的基礎上，理性溝通也較容易達到，意氣之爭（正如九一年度有關迎新事件的不快）也可以儘量減少。

無疑，以上的出路免有流於片面之嫌，有很多背後的決定性的問題也未能解決。最時顯就是上庄的同學大多是就讀一年級，對校園，三蛇和自己學會的認識都流於膚淺，要他們清楚自己的權責並非易事。另一方面，就算是舊生，他們往往有自己的一套價值觀，你心目中理想的中央屬會關係可能和其他人的不同，而價值觀却是不可以 Challenge 的，你可以說自己的是真理，別人的是廢話嗎？在各人價值取向各有不同時，要爭得共識所付出的代價和努力真是難以估計！

而且，有些技術上的問題也造成很大障礙，時間上的不足（又怎能不停地去談溝通談討論，擺活動又佔去了大部份時間），校園甚至社會的文化、風氣（何必事事守得太嚴謹？擺活動最重要是開心，有太大守則只會嚇怕同學），以及上庄和讀書被分割成兩樣東西，甚至是互相排外的（於是乎，大學生活有時便被定型了：一年級上庄、二年級讀書、三年級級搵工，大家對上庄沒有長遠的付出和承擔感）。

本人着來發表了很多意見，有很多建議，其實，旨在拋磚引玉，萬望各位同學可以多多細想，為社科一同付出、一同努。



Social, Best of All?!

一樓

Championship 與 Participation 之間的取捨，經常是社科學會幹事會改選中，諮詢大會的必問之題。每年的體育秘書也會面對這個大難題，到底我們應如何看待院際體育比賽？

每年，體育聯會也會籌辦各樣院際體育比賽，例如球類活動、水運會、陸運會等，各個學院也希望能得到 overall champion——OMEGA ROSE BOWL。而社科學院向來在方面也有不俗表現，每年均可獲得一個 OMEGA ROSE BOWL，就去九〇年度我們得到男子組全年總冠軍，九一年度則得到女子組全年總冠軍。因此在一年一度的 SPORTS AWARD 中，也有一個傳統，就是邀請曾經有份參與的社科同學到來，頒發紀念獎狀，並選出社科男、女最佳運動員，最後的儀式則是用 OMEGA ROSE BOWL 刺戟啤酒，象徵飲下「勁過」啤酒（因為 SPORATS AWARD 通常在四月舉行）。

不錯，我們的確看到這一切歡樂的場面。我們在 Presentation Day 中歡呼喝采，我們在 SPORTS AWARD 中玩得不亦樂乎，我們每次見到那張全場總冠軍的大旗、獎杯，也會感到興奮，……。然而，就在這一片歌舞昇平中，赫然發見有聲音反對再參與各樣院際體育比賽。

根據個人理解，院際體育比賽意義可以分成以下三類：

(一) 增進各學院內同學之間的情誼

在參加比賽中，互不相識或相熟的老同學，可以互相聯誼，維繫同學之間的關係。例如在一場球賽中，原本各不相識的老同學，可以有機會聚頭，透過一起為社科學院盡出一分力的共同信念下，製造出一種凝聚力，令社科學院可以更加團結。對於整個學院來說，院際體育比賽是可以發揮到積極作用的。

(二) 聯絡各不同學院的同學的友誼

在各種不同院際體育賽事中，九個學院的同學均有機會碰頭，令到不同學院的同學可以互相認識；在賽事中，體驗體育精神，大家在比賽中切磋，整體而言，對各學院之間的互相溝通也有積極的影響力。

(三) 體育是全人教育中的一環

大家教育的最高目標應是全人教育，學生無論在德、智、體、羣、美、善各方面也得到良好發展。而院際體育比賽在這方面亦提供機會給同學在體育方面可以有所發展；並且，在比賽中，讓同學親身體驗體育精神，不以勝利為驕，亦不以失敗為

恥，重要的是那種尊重體育的精神。

筆者行文至此，却已心有不忍。不錯，以上三點可以說是理論上，院際體育比賽的存在意義；但在實際上，筆者却不得不承認，我們不可再自我欺騙了。

就第一點來說，院際體育比賽可以發揮到團結院內同學的作用實在低之又低。整個院際體育比賽，在社科學院而言，由聯絡球員，比賽中及比賽結束後，看來可以聯繫同學之間的情誼的發揮，實實令人沮喪。

先看聯絡球員——每年，當社科學會幹事會改選時，有關體育秘書一職，大家不期然也希望他／她是 Residential hall Resident，因為這樣他／她所認識的社科同學可以更多，在找球員時也可以更方便。到上了庄後，體育秘書在每次比賽前，也要花大量時間去聯絡球員；若是水運會或陸運會，情況則更慘烈，聯絡同學已是夠幹掉體育秘書的命子了！而且，聯絡同學當中，大家根本早已把「增進同學之間的情誼」這個目標拋到九霄雲外。幹事想着的一是聯絡到所有精英，增取勝利；一是一心聯絡到足夠同學，以免 WALK 波的慘局。什麼團結同學，已忘得一乾二淨，筆者在此無意否定幹事聯絡球員時的做法或表現，只是想指出一個事實：目標（一）在現實情況下根本辦不到，除非我們捨 Championship，取 Participation，（但這個問題牽涉的範圍更廣。）

在比賽過程中——目標（一）除了在聯絡球員時被忽視外，在比賽的過程中亦得不到照顧。球員到了比賽場地後，若體育秘書是「識做」的話還好，他／她會讓各球員互相介紹和認識；不「好運」的話，到場後，各人自己熱身一番，比賽後，三歡呼便失蹤了，更莫論什麼互相認識呢！除此以外，在比賽中還有一個死結，就是同學各屬不同舍堂，造成障礙。例如我是 A Hall，你是 B HALL，自然地，A Hall 的同學會和 A HALL 走在一起，B HALL 亦然；更甚者，筆者舉經歷過，聯絡球員時，某舍堂同學拒絕出賽，原因是知道在那場球賽中，有很多另一間舍堂的同學出賽，而這兩間舍堂向來勢成水火。

在比賽過後——在賽事完畢後，每每也是球員各散東西，之後，會否還記得大家實看大家造化！諸如陸運會、水運會，賽事進行期間，斷斷續續地有同學到場，亦有同學離場，大家互不碰頭也不足為怪呢！

從現實上各方面考慮，目標(一)也只是紙上談兵而已！至於目標(二)，觀乎實際情況，要能實現也是困難重重。我們可以看看以上分析，既然要團結自己學院內的同學已是殊不容易，更何況要聯繫不同學院的同學呢？比賽是沒有互相認識的意圖，比賽過後也只會成陌路人，除非本身是相識的，否則，要透過院際體育比賽來建立友誼，也只是自欺欺人吧了！

至於目標(三)所牽涉的，又是另一個層面問題。假如我們真是承認了體育是全人教育中的一環，假的我們真是希望透過院際體育比賽來體現體育的重要性，那麼，大家請問問自己：Championship 大於 Participation 還是 Participation 大於 Championship？假如是前者的話，那麼請不要再冠冕堂皇地說什麼全人教育。若我們真是看院際體育比賽為全人教育的一部份，請告訴你：為何每次比賽也要挑選精英？為何 Championship 更大於 Participation？真正將體育比賽看成教育的一部份，並不會將比賽成為精英較量，而是讓所有同學也有同等機會去參與，再在比賽中體現在課堂中得不到的經驗和教育。

總括而言，既然根本這三個目標，在現實環境中，並不可以亦不可能達到話，為何還要繼續不停的院際體育比賽呢？

筆者此文，並非在完全否定院際體育比賽，而是希望大家深思一下，我們為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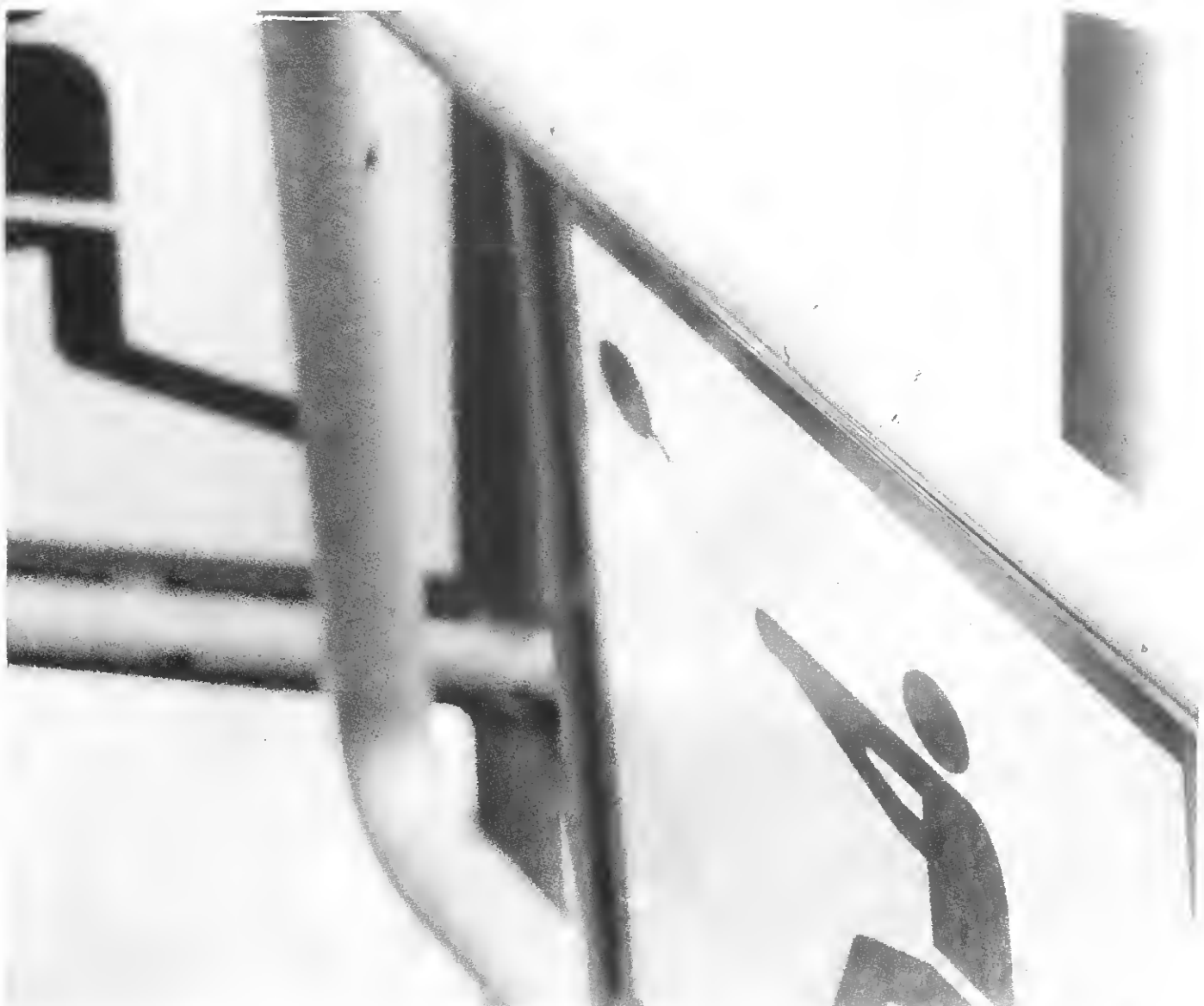
還要繼續參與？

其實筆者也曾是幹事，在三蛇當中，我深明為何我們仍要繼續參與這些比賽，原因並不是為了以上的三個目標，而是為了背後一個更大的意義，透過 Championship 來提高社科學院地位，間接地增加同學的歸屬感。無疑，每一次的勝利，也帶來一次的興奮，無論是對於幹事或是運動員，而在年終的 Presentation Day，往往是社科同學最團結的時候，大家為我們的勝利而歡呼，一起唱 Society Song，叫 Society Cheer，這些都是一年後，我們的成果。

所以，筆者認為，與其勉強地春院際體育比賽套上各種各樣的大義，倒不如乾脆承認事實好了：院際體育比賽根本只是舍際體育比賽的熱身賽，它帶來的只是幹事勞心勞力，而徒勞無功，Championship 根本遠遠大於 Participation。

反而，宏觀現況，筆者會更鼓勵社科學會內能多些 Inter-departmental Society Sports Competition，因為一來，這能更加團結起社科同學，二來亦可促進屬會之間的合作和溝通，起碼也有這樣的一個場合讓各屬會的幹事聚頭。無疑，在目前情況下，制肘還是存在，例如屬會會員概念不清晰，各屬會未能衷誠合作之類。

社科學會發展至今，實在存有很多問題，希望同學最終也能衷心為社科努力，締造更美好的將來。



再會了

評議會

Bun

十一月廿九日，凌晨，社科評議會主席宣佈第八次評議會完畢，代表九一年度評議會的正式完結，對個人而言，亦代表正式“落庄”。

落了庄，興奮之餘，亦覺有需要回顧一下過往“政績”。初上庄之際，鑑於社科同學對評議會認識不深，故乃以介紹評議會為目的。關於這方面的工作，主要為迎新期間的宣傳及“評議會速遞”。迎新宣傳包括宣傳單張，簡介社科評議會在社會科學學會的角色；在社會科學會幹事會迎新印刷品中略提社科普選評議員的角色……另外“評議會速遞”亦曾寫過介紹評議會的文章：

對迎新的宣傳單張，可能新鮮人已收到大量的宣傳印刷品，故容易對之忽略。“評議會速遞”中的評議會介紹主要乃以當年(Current)社科同學為主，然其後數期的速遞評議會因其內容太豐富（惜多與遺憾聲明有關），在整張速遞已寫得密密麻麻時，唯有將之割愛。故縱觀同學對評議會認識仍然不深。當然，要介紹這個“高高在上”的評議會並非一蹴而就的事，這宣傳要務，便落在來屆普選評議員身上了。

另外亦有一問題，Sell了評議會，好了，同學來看看評議會是什麼東西了，啊！就是這個模樣呀？啊！沒興趣，走了！……怎麼樣？所以評議會亦應思量一下自己本身的問題，如會議討論事項過多，開會時間冗長，討論問題沉悶等。

普選評議員其中一個功能乃以中立人的立場出發，出席評議會及其屬下常設委員會。但是，由於其本身可能對院會及屬會本身的行政活動不足，故在開會時可能會相對無言，然普評本身是同學一人一票直選產生的，故須對同學負責，是以普評實是應對院會、屬會加以認識。

最後什麼學到不少東西，認識到不少同學之類的雖是事實卻嫌累贅之言卻不說了，無論如何，期望來屆普評有更佳表現。



熱熾的心情，燦爛的火花，燈蛾撲火，不留餘地，
不捨不棄。

與黃紹倫教授談談

系主任

「每一個制度都會有優點和缺點，就是由制度甲——一個被人評為差劣的制度，轉往另一個制度乙，優點和缺點亦會同時並存，沒有一個制度是完美的。」

—社科學院社會系系主任
黃紹倫教授



問：教授可否對現在的系主任制度作一個一般性評價？

答：從前的香港大學以教學為主，學生人數較少，同學與學系間有較個人的接觸，關係亦比較密切，同學與教師之間有較多交往，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比較簡單的制度是比較合適的。未改革之前，系主任制度的最大不足之處是系主任的終身聘任制和系主任權力過大。隨着大學的發展，辦學性質改變，規模亦日漸擴大。於是，學生難以再像以往一般透過非正式途徑表達意見或不滿，一些建制內的革新安排是需要的，由此便演變出科層轉變。

現時的系主任制度的問題分幾方面。

首先，現在縱然、用三年一任制度代替終身制，但、情況仍然是教授長期兼任系主任。

此外，對於身兼系主任的教授而言，工作量實在太重、太吃力、花在行政、文件往來上的時間實在太多，令到他們相應地減少了教學和做研究的時間，對資深學者而言，實在是很大犧牲。

問：那麼有什麼辦法可以平衡系主任的行政工作和學術領導的分配？

答：其實美式制度可以作為參考的。美國現在的系主任制是透過遴選的，三年一任，只可以連任一次，系內有多名教授負責學術領導。至於日常行政事務和文件往來處理，則是由系主任和行政人員負責。

這套美式系主任制度的精神應該是可以應用於香港的——行政與學術領導的分流。但是，香港大學有一個基本條件限制，那就是高級教師比例偏低，每一個系只有一位教授，於是乎，若要系主任三年一任，限制連任一次的話，便會很容易陷入系主任空缺局面。而且，全面性的系主任學術領導是否能與行政工作分開亦成疑問，因為在香港大學裡，是甚少全聘職行政人員

(full time administrator or full-time administrative officer)，變了若要把行政與學術分流，便需要聘請大量行政員去應付龐大行政工作。

問：將美國那種選舉系主任制度的精神用於香港又如何？

答：選舉無疑是一個公平、民主的制度，但必須小心延續性 (continuity) 問題。要建立一個學系的聲譽並非一朝一夕，而是積虛的功夫。每三年轉一轉，很可能會犧牲了為長遠發展打算。假設真是要實行選舉制度，那麼必須要有第二種層次的延續性才可行——即透過院長的權力來體現這種延續性。

現時的院長制度是透過整個學院 faculty 的互選，由某一個學系內的教師擔任院長一職，這個制度，令到院長除了要履行院長的職務外，還要同時受到本身學系限制，變了一個院長若開罪了自己學系的系主任，作為院長身份，或許會無問題，但當放下院長聘銜，歸隊於自己學系時，難免會有點不便。

所以，最理想的做法是改革現時的院長制度，透過公開徵求，聘請校外或校內人士，全職人擔任各學院院長，而且必須是長期工作性質，工作是保持或提高院內的學術水平和地位。這種強而有力的院長制便可以保持整個學院術上的延續性。

問：為什麼現在我們不是實行這種制度呢？

答：最主要是行政費用支出太大。要改革這個院長制度是會牽涉到整所大學的行政架構的。現時上至副校長，下至系主任，均不是採用職聘請的，所以改革不是一日可成。再加上校方一向以來也希望能盡量減低行政支出呢！

問：現在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達至我們的理想中的制度呢？

答：我們可以繼續討論，希望能說服校方。同時應加強行政架構上的支持，減低系主任的担子，令他們可以用多點時間於教書和做研究上。

至於學生，則應發表意見，尤其是充份發揮學系內師生諮詢委員會的作用，將意見反映上來。



這就是學生代表——

評學生教務及院務委員

過雲

自從一九六九年學生組織發起校政改革運動要求大學增加決策的透明度與及同學參與的程度，大學校方亦順應同學的要求，在教務委員會和院務委員會這兩個重要的學術決策機關加設學生代表，讓同學的聲音正式進入建制。這個運作的模式，由廿三年前到現在基本上沒有大變，隨着時代的轉變，校園的狀況，學生組織的體系以至大學政策制定的過程皆與以往有所不同，究竟現時這個校政參與的模式能否有效地運作？這篇文章旨在探討以上的問題，亦嘗試提出目前面對的困難和改善的辦法。

現時大學教務委員會有十一個學生教務委員席位，除學生會的會長與內務副會長為必然代表外，每學院內亦設有一位由該學院同學全民普選的代表，進入教務委員會。至於院務委員會方面，每學院設有一位學生院務委員，加上該學院的學生教務委員為必然的院務委員成員，每學院共有四位學生代表列席院務委員會。值得一提的是現時學生教務及院務委員的產生方式，經由每學院同學普選產生了幾位學生代表後，中央學生會的評議會將向校方推薦這個名單內的同學，然後由大學校方委任這些同學進入該委員會。換句話說，這些學生代表的權力來自校方，亦只需向校方負責。這種權力來自校方的模式亦為校政參與帶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在文章的后半部將詳細探討這個問題，暫且不贅。

對於每個學院內的學生代表的工作，不外乎在大學校方／院方制定政策時，負責諮詢同時收集同學的意見，向校方反映，從而保障同學本身的利益（甚至大學整體的利益）；當然，另一方面，學生代表亦需負責向同學交待議會的決策和其他大學問題的現況及發展。根據筆者的觀察，近幾年來參與校政的學生代表的表現可說是強差人意。如果根據以上學生代表的基本職責，再粗略分為建制內和建制外的工作來說，他們在兩方面的工作表現都未能令人滿意。以客觀的情況作為指標，學生代表在建制外的諮詢、收集及發於資料工作根本說不上能與同學有效地溝通，同學未能透過學生代表得到和發表有關大學現況的資料和意見。至於建制內的議會工作表現，以筆者擔任一年教務委員的經驗和有關同學透露，亦未能有效地反映同學的意見，從而爭取同學的利益。種種情況，令校政參與的工作，始終未有突破，甚至可說是停滯不前。

就以上的難題，筆者嘗試就結構性的問題和人事上的問題探討其原因。第一個問題，即結構性問題牽涉到文首提及關於學生代表法理地位的問題。如前文所述，法理上學生代表的權力由校方賦與，他們最終亦只需向大學校方負責，而且學生代表的選舉亦與有關學院的院會（以社會科學學院為例，即是社會科學學會幹事會）完全獨立，理論上，院會幹

事會和這些學生代表可以老死不相往來，而學生代表的工作亦缺乏有效的監察，同時亦欠缺有效的支援。當然，現時有關方面可以在做法上加強彼此間的聯繫，例如，雙方定期的，非正式溝通，將學生代表納入該學院的監察機關（即評議會內或邀請他們列席該會）甚至乎在做法上，由院會內某些幹事同時兼任學生教務委員或院務委員（以筆者所知，理學會在近年亦曾嘗試類似的做法）等等。事實上這些做法確實可以不多不少加強兩方面的聯繫，最起码可以提供一些渠道給予兩方作資料交流，而進一步說，幹事會可藉此對學生代表作有限度的監察；而且，幹事會作為一個人力資源上較為充裕和接觸面較大的組織，應可向學生代表提供援助，一定程度上解決他們孤立無援和「無皇管」的問題。但是由於以上提及根本性的法理地位問題，幹事會對於這羣權力來源不同的學生代表的監察甚至支援，在很大程度上仍需視乎雙方（特別是後者）的主動性及質素問題。特別在監察學生代表的工作，幹事會或是評議會可說是無所適從。除了在選舉學生代表的全民投票中，選民可透過本身的一票作僅有的監察外，法理上根本缺乏一些完全有效的途徑去監察他們的工作，舉個例子說，由於今年社科學院的學生教務委員被質疑其工作不力，社科學會的評議會通過決議，要求該位同學辭去學生代表一職，但問題是該決議通過後，該同學沒有理會這個強烈的要求，依然大搖大擺在教務委員會的會議中出現，（並沒有辭去本身的議席。）從這例子可以明顯見到現時學生組織對學生代表監察的薄弱。

以上提及的都是關乎結構、制度的問題，但是縱然擁有最好、最完善的制度，仍需要配合良好的，適當的人安放在這個制度之中，才能有最佳的發揮。但是目前參與校政同學的質素，以筆者的個人意見，確實是未能達到位置所需的水平。以意識、議會技巧甚至英語水平這些基本的條件而言，部份學生代表還沒有具備這些校政參與的“求生技能”。缺乏爭取權益和相應的權責意識，甚至連理解本身的角色和位置也出現問題或者模糊不清，對於一個參與校政的同學來說，可以說是一個相當致命的障礙。不妨與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今年筆者聽聞某學系決定以後同學上課時必須點名，而紀錄將作為考慮一位在邊緣位置（marginal case）的同學的升級的準則，對筆者而言，這項政策完全違反了同學可以自由選擇上課與否的自由這項原則，但可笑的是該學院的學生教務委員和院務委員甚至一些班代表也認為該政策言之有理，在沒有諮詢其他同學的意見時，在院務委員會內毅然接受這個令人非議的政策。

這例子可以顯示他們實在缺乏應有的意識。至於其他的議會技巧和英語能力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

論，要知道日漸政治化的議會遊戲之下，以上的條件實在缺一不可，期期艾艾的英語又怎能有效說服其他雄辯滔滔的大學教授去接受同學的意見，更何況議會成員多是以英語為母語的外國學者！筆者過去一年在教務委員的工作，目睹了只有學生會的會長，內務副會長和一位來自學院的學生教務委員曾在會議內發言的情況，其他的學生代表壓根兒一句話也沒有說過，他們連最基本的表達意見也談不上可見問題的嚴重性。

要有效解決以上兩方面(結構性與人事上)的問題，才能突破現時一直面對的難題，筆者嘗試提出一些解決的方案，雖然這些方案未必完全完善，但作為大家討論交流的基礎也有其本身的價值。而這些方案本身也較為傾向解決結構性的問題，也是本人認為較為重要的問題。

前文提及，學生代表與院會的聯繫的薄弱，主要源於學生代表“權力源自校方”這個根本性問題，先天地減弱了彼此間的支援和監察。作為一個治標的方法，現時加強彼此非正式的溝通，將學生代表納入評議會內不失為一些短線的改善方案。但要長遠地解決這個問題，加強兩方面在建制內正式的聯繫方為上策。以筆者之見，可以要求校方修改有關的規則，使每學院的學生教務或院務委員必然地(Ex-official)由該院會幹事會其中一位成員(例如：主席或內務副主席甚至設立一校政副主席或校政秘書)，這個仿效中央學生會幹事會加構的模式，將有效地徹底改善以上的問題，由於角色重疊的關係，學生代表必然地得到幹事會更大的支援，同時亦改善現時缺乏監察的漏洞(因該幹事需向該學院所有同學或有關之機構(例如評議會)負責，免除了幹事會與學生代表因為產生方式不同之先天性分化所引致的問題。(曾有陰謀論的分析，認為當年校方提出這

個模式，都是為了不利兩方面的溝通交流與支援！)這個模式，在各院會均高呼要注重校政參與的今天，實在是一個值得考慮的方案，當然，由於每個院會的結構有所不同，其技術問題也會因此而有所不同。

至於另一個方案則針對監察不足的問題。此方案主要是利用各普選的學生代表需借助學生會評議會向校方推薦的機制，來加強對其的監察。此方案仿效目前美國某些政黨對其黨員監察的模式。具體上說，就是當每位參與學生教務委員和院務委員候選的同學在學生會為他們籌備選舉前，必須答署一份同意書以及“預先的辭職信”。同意書上列明所有候選人在當選後必須履行的職責，例如定期向有關組織交待其工作狀況，而辭職信則由候選人預先簽署，假設該同學未能符合本身工作的要求，例如失職時，而評議會又通過動議要求其辭職的話，該已簽署的辭職信則由學生會或有關院會向校方呈交，從而免除該學生代表的職務。作為加強監察學生代表的工作，這方案不失為一個有效方法，但只作為加強監察似乎較為負面，亦未能正面地加強院會幹事會與他們間之互相支援。不過，如大家都認為之前提及的方案(即改變幹事會結構)是長遠的解結方案，而此方案又需要較長時間才得已成功改革的話，這個增強監察的辭案不失為一個過渡性的佳法。

至於其他改善參與同學質素的方法，不少同學在其他校園刊物亦先後發表，在此亦不打算詳贅。

放眼將來，正如不少院會的幹事提及，校政參與可能是他們未來的主要方向之一，所以本人衷心希望個人以上的愚見能充份被考慮甚至接納，使校政參與的工作得以更順利地進行，為同學和大學謀求更大的利益。

系主任與我何干



近年來，學生組織再次掀起關於系主任制度的討論，其中更有同學提出一套整全的系主任制度改革方案，這個問題在大學教員和行政人員間已有一定的迴響，但是，以個人的觀察所得，普通同學似乎對於這個問題仍未有足夠的掌握。和不少同學談起這問題時，他們的反應多是知道系主任制度有些問題，但對於實際問題的重心和此制度為他們帶來之影響卻不甚了解。本文的目的在於探討此制度箇中的問題和對同學切身利益的影響，使各位同學能對問題有一定的掌握。

現時港大以學系為最基本的學術單位，而系主任成為一系之首，擁有相當大的權力。現時港大的五十多個系主任全部由校長委任產生，而他們的工作亦直接向校長負責。通常系主任由該系的教授(Professor)擔任，用意為以其學術地位領導該系的學術發展。大學的條文說明，系主任需負責該系的一些事務，這些事務包括資源分配、人事升遷、課程編排、學系發展及代表該學系出席大學的會議等工作，職責相當繁重，換句話說，其權力也相當大。至於系主任的任期是三年一任，惟如果該系主任沒有嚴重或明顯的大錯誤出現，校長通常都會繼續委任該系主任，甚至直至他退休為止。

而現制度的流弊，主要在於系主任的權力過大及缺乏相應的監察。正如以上提及，系主任是校長委派的一系之首，負責管理一切系內事務，但是在實際上系內其他教員的對系內決策的影響力可說是少之又少；而且，雖然理論上校長可以對其工作加以監察，但公事繁忙的王校長又怎能有效地監察五十多個學系主任？而且，學系內的教職員在系主任的產生方式及連任上，亦沒有足夠的影響力，再加上現時沒有任何條文限制系主任的任期，所以，如果某學系的系主任是一個專制獨裁而又只顧個人私利，犧牲學系的整體利益的人的話，該學系的學術發展將會受到無可補救的損害。

現時的系主任制度所帶來的壞影響(和可能會帶來的壞影響)實在不言而喻。由於系主任在系內的教職員升遷

與聘任以及資源分配有着決定性的影響力。如系主任在這方面的工作未能做到以公平，合理和以學系的學術發展為依歸的話，系內的學術發展將受嚴重的影響！筆者曾與某系的講師傾談之中，得悉某系的系主任任用私人，令其他有更高學術地位的學者未能在該系任教；而且，在研究經費的分配上亦有偏私的現象，對一般不順從自己的講師的經費申請諸多留難，反而把金錢浪費在一些不適當的地方。這種情況對於有志於教研工作講師的士氣。實在是一項大大的打擊！

再引申下去，實在不難發現系主任制度對同學帶來的切身利益的影響。正如上文提及，系主任可以控制系內教員的升遷聘任，對於學系的教學質素，同學應是最能切身感受到的一羣，另外，由於系主任在課程編排方面亦有本身的影响力，與同學有密切關係的課程內容甚至時間表編排等問題上，同學實在直接或間接受到系主任的影響，舉個例子，年前某學系的系主任決定一年級同學要達到某些標準(例如高級程度會考的成績)方可修讀該學系的課程，而且又在某些課程設立收生人數限制(QUATO)，大大影響該系同學本身選課的自由。假使同學能看遠一點，實在不難知道一學系的學術和教學水準直接與系主任的領導有關，如果你曾抱怨你所屬學系的學術水平不高的，令你在學術的追求上有所影響的話，可以大胆說一句，這與你屬學系的系主任人選有密切的關係。可以總括一句，縱然現時系主任制度與同學的利益看似未有直接的關係，但是這個制度已無時無刻影響你在大學三年的求學生活，與你的利益有息息相關的聯繫。

學生組織爭取要求校方改革系主任制度，已有一段不短的日子，惟現階段仍未有實際的成果，這一定程度上與缺乏同學的支持有關，在缺乏羣眾支持下去推動一項改革，成功的機會實在不高，所以假如你認知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的話，不妨向爭取改革的同學伸出你支持的手，合力改革這個久為人所詬病的流弊！



I ♥ U







没完没了，没了没完，只爲了一份投入感。

動

活

年

每

利

福



Stock Sale/Jumbo Sale

訂閱書報

影印過往考試題目

社科通訊手冊

影印服務

晒相服務

安全藥箱

畢業同學拍照

Sweater

Track Suit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

VOICE MAGAZINE

第四期最終回

號刊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會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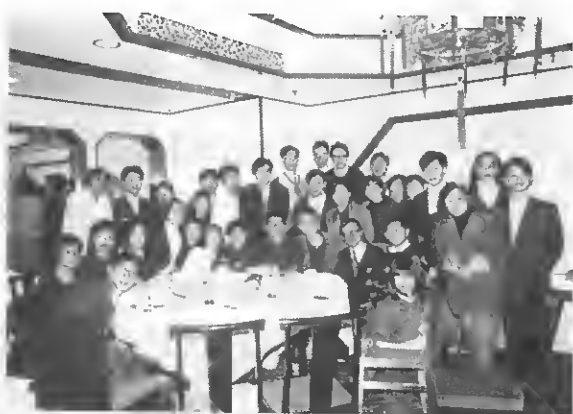
號刊

社科通訊

1990 年：June 4th
Bulletin

1991 年：年刊





社科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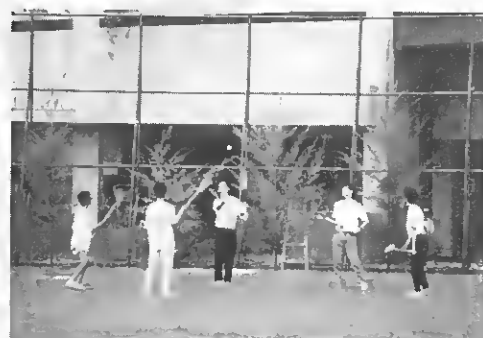
Fussy Touch
Sure Win Touch
Music tou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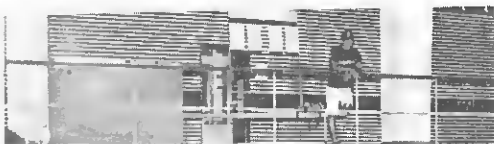
春茗

1989 年：學生會節第四名
1990 年：學生會節第一名
1991 年：學生會節第三名



Inter-departmental Society
Sports Competition Open Meet
Inter-faculty sports
Competition Sports Award
1989 年：Men's Overall Champion
Ladies' 1st runner-up
1990 年：Men's Overall Champion
Ladies' 1st runner-up
1991 年：Ladies' Overall Champion
Men's 1st runner-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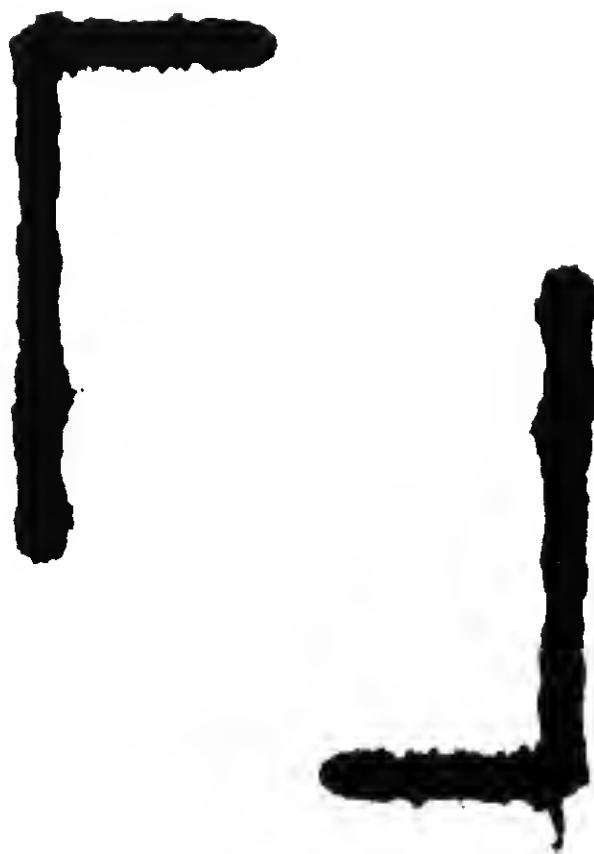


Reception Counter
Orientation Nite (Freshmen Nite)
Orientation Camp.
External - Affairs Orientation
Sports Orientation





1989 年新會房 **KKLG III**
1990 年爭取有關 **Streaming Proposal**
1991 年 **Faculty Affairs**
 Faculty Review Project (FRP)
 Best Teaching Award



把等待變成另一種宗教—等待、期望、等待、期望

If all our misfortunes were laid in one common heap,
whence everyone must take an equal portion, most
people would be content to take their own and depart.
— SOCRATES



寫 在 三 年 級

我擁有着一個燦爛，多姿多彩的中學生活。在我心目中，滿以為中學生活都應該的燦爛的，多姿多彩的。

我今年的實習被派為實習學校社工。回到校園，已有一份熟悉的感覺，下課後，我固意到操場與學生攀談、打波。我似乎重拾了許多中學美麗的回憶。他們也享受着燦爛的中學生活。

工作開始了。透過職員會議，我開始進一步了解這一間學校。這是一所新校，卻已顯現了件多學生問題。校長從口中隨便數出十數位學生的名字。有的中途絕學，有的結黨在校內或校外滋事，有的已受警司警戒及監管，有的因被懷疑在校外結黨打架，現接受警方調查。幸運地，校長了解到每一個行為有問題的學生背後必然有他們不願告人的歷史，有他們情緒的困擾，所以校長亦鼓勵輔導工作，盡量不採取逐出校門的方法。師長們對此亦有點安慰。

的確，每一個學生背後都有他們的辛酸史，我從一位老師口中聽到一個被老師評為勤奮開朗的學生將要離校。那位老師毫無表情地對我說：「他是班中的乖乖仔。……誰料到……我也覺得很無奈。」我們倚着走廊的欄杆，望着遠遠在操場打波同學。她繼續把故事告訴我。原來那位同學於數月前曾被「點錯相」在校外被人痛打。經治療康復後，家人及師長都發覺他整个人生觀也變了。他對讀書求學已完全缺乏希望。那位老師雖然積極介入，協助那位同學克服那份心理創傷，然而，那同學終於決定退學，到社會就業。那位老師嘆氣一句：「那就了結了一個中五生的前途！」此時此境，我也呆了，沒有作出甚麼回應。

我也開始接見學生了。這是一位由老師轉介的初中學生。由於老師無法控制她在課室的行為及對老師的態度，終於把她轉介到駐校社工。她對社工表現得毫無惡意。初次接獨，她已告訴很多事給我知，例如，她不喜歡讀書，希望早點離校做事等，但我絕不發覺她有該位老師所形容的行為，好像尖聲大叫；走出班房；罵老師等。我滿意為這是由於剛升新校，所以固意做出這種行為吸引老師注意。我與老師商量有關策略，以求減低這種行為的出現。我們發覺情況並沒有改善，我開始問自己，在這同學的心中，是不是還有一個背後的故事呢。

這位同學生長於低下家庭。父親持有強烈重男輕女的觀念。媽媽在家中毫無地位，父親時常對長子說早點賺錢，就可以不理會媽媽。母親需外出工作，然而亦積極管教子女。反之，父親卻表現得不聞不問，但是那位同學告我她非常憎恨媽咪。那份憎恨是非常強烈的。她竟在學籍表母親一欄中填上「去世」。她恨媽咪過份管教她，不給予她足夠的自由，就是這樣就產生一份濃烈的憎恨？顯然不是？故事還有一大段不方便寫下去的。我深深感覺到女兒是憎恨母親卑微的地位，沒法保護她，沒法改變那種重男輕女的觀念，誰不要自己的地位，自己的方向。無奈她應得的卻被抹煞，她似乎是這個家庭的代罪羔羊。這種行為似乎就是她求救的先兆。

實習過了一半，我已與很多同學分享他們背後的故事。他們有的很衝動；有的很無知；有的卻比我們更成熟，經驗得更多，在他們中，我發覺到我絕不能單從了解他們表現出的行為去了解他們的世界。還有很多是要用心去感受的。

重踏校園，似乎並不是如此燦爛，我也要面對很多學生的困難，有時也會感覺到無奈，但又怎能放棄！我深信不單只是我，他們也憧憬着一個燦爛，多姿多彩的中學生活……。

（註：為了盡量保密，文中有關學校的資料都經過編改。）

There are two tragedies in life.
One is to lose your heart's desire.
The other is to gain it.

— George Bernard Shaw



悔 不 當 初

碧
青

劍雄：

你好嗎？

一年多沒見，不知你變成怎樣了呢？胖了嗎？還有沒有常做運動？現在在那兒工作？你的家人好嗎？大哥找到女朋友沒有？媽媽還是那麼喜歡旅行吧！

我的生活，却是一無是處。

我上了庄，不過現在已經落庄了！時間輾轉而逝，二年級的日子也走了一半了！

想當日，剛步進大學，便被這裡動人的自由吸引了，羣體生活又多姿多采，一時間——迎新營、舍堂生活等接踵而來，真真招架不住。亦在這沒完的大學生活中，我放棄了你，你會怪我嗎？我在電話中很灑脫地提出與你分手，是否傷得你很重？對不起。年多以來，我沒有向你說一句對不起，今天，我亦只能說一句：對不起。

也許是生活的惡性循環，也許是命運的報復，我決定上庄駐成了我的傷心的開始。

這不是一個易挨的庄，工作量大得驚人，一年級的日子就在挨更抵夜胃病頭痛，有家歸不得中渡過。我瘦了很多，健康也遠遜往昔，整個人也「殘」了。

除了工作外，要處理那些錯綜的人事關係也足夠費煞思量。看到周圍的男男女女，離離合合，組合層出不窮，只能低嘆三聲。

我們中學時間，畢竟是那麼純真。朋友多多，但都是以手足相稱，何曾有如此複雜的男女關係，有人說，這就是社科特色，我們不似醫學院，建築學院等，要花大量時間於書本上，尤其是一年後，更是輕舟「易」過萬重山。於是，大部份時間便可以花在其他事情上——而人是感情動物，那麼，拍拖、分手亦屬必然。

本來，我以為自己可以不會「同流」，誰知道，我失敗了。

由於上庄，我認識了「他」。

初上庄時，精神壓力很大，感到很徬徨，幸好得他伸出緩手，常常開解我，逗我開心。感情亦由此衍生——但却是不平衡的感情，我對他只是好朋友，而他對我却另有一番心事。之後，收到他寫來很多信，每一次也是厚厚的。曾經一度，我也動容，但始終，我也沒有接受他。原以為，做不成情侶，也可以做好朋友。誰料……

他把我以前對他說的話統統傳遍開去——其中包括我的私隱和一些不便公開的事情。難怪其他人常說社科的學生八卦，什麼「社科第一八婆」也有呢！尤其是在我們的會房——蛇房，完全是一個資料集中中心，四方八面的消息，諸如 Faculty 有什麼通告，以至某某近來有什麼心事，坐在蛇房內，你已可以接收到。（完全是 minimise transaction cost!）

我沒有怪責他，只怪自己太輕易信任別人，隨便將自己的私事告訴別人，才會招致今天這個下場。現在，我大部份時間也在宿舍，避免回到蛇房會有任何尷尬場面。躲在房間裡，讀書、做功課、豈不快哉？反正我也落庄了，正好趁這個時候，收心養性，回復一些正常生活——這也是大部份上了庄的人所走的路。上完一年庄，過了一年「燦爛」的生活後，實在不想再營營役役，於是潛心做「潛艇」。我也只是一個普通的學生！

信實在太長了，不願多寫。祝你
生活愉快！ 等待着你的回信。

友 穎敏上 九一年十二月廿六日午

When you sit with a nice girl for 2 hours
You think it's only a minute. But when you sit on a hot
stove for a minute
You think it's two hours. That's relativity.

— Albert Einstein



有關修讀心理學

某位 Psy. Major 的同學在一篇文章中，大談 Lecturer 與 Tutor 的不是；雖然我已經不大記得文章的論點，但始終覺得有些指控是不太公平的。我們在對任何事下結論前，應該先從正反兩方面去思考，結果才來得全面。

先談 lecturer 的質素問題，有些「冇料到」確是事實：他們 Presentation 差，冇備課，沒有 update 的資料，主觀過強等……可是，我覺得這些情況在 Psy Dept 只屬少數。我個人修了十二張 Paper，發現除了少部份講師 Present 得差外，大部份講師都頗勤力。在這所腐化的大學中，我們很難要求太高，曾經有別系的講師對學生表示，在社科學院中，修讀 Psy 可以較為認真些，可見我們的心理學學系在這大學中已算不俗了。

講師講書悶，可以走堂，教學方法不吸引不是罪過，但在指責他們講得不明不白，雜亂無章前，請大家先問自己有沒有備課，一位講師的上堂表現就有兩類完全不同的評價——一是「炳」。佢：上堂不是講書，而是「吹水」，專講學者的生平，於是同學們不是走堂便是在課室裏睡覺。但另一種評價則認為他才是真正的大學老師：他常把自己的心得，一些重要但 textbook 不詳細說明的要點介紹出來，若果要深切了解每套 THEORY，熟知作者的生平，價值觀及生活環境是很重要的。我相信作出不同評價與有否備課很有關係。我們對 lecturer 期望高，同樣地他也期望我們會備課，若果我們上堂前做足功課，先行閱讀有關的書籍，我們是有可能會聽不懂的。可能有人會反問，我自己讀也掂，那麼 lecturer 要來何用？這便關係到 lecturer 的角色了。作為一個個大學生，是否還需要像中學般，老師講一句，我們抄一句，他不教的我們便不讀了？我們追求學問，是否可以「坐定定」，等候別人送 notes 到你身邊？經常「炳」lecturer「冇料」的同學請細想一下吧！

關於 tutor，同學可能「炳」得更多。因為明顯地，tutor 的學識比 lecturer 低得多；其實他們只不過是 MASTER 或 Ph. D. 的學生，而所負責的科目又未必是他專長的，所以我們在評價 tutor 時，要體諒他們，不要（也不能）對他們要求太高。

一堂 TUTORIAL 氣氛的好壞，我們得着的多少，我覺得與 tutor 的關係未必是想像中的大，去年有位 M 小姐（這位可愛的 tutor 今年已經走了）明顯地對於那張 Paper 的認識很少，但我們都很喜歡上這堂，原因之一當然是她可愛，但最 enjoy 的是我們之間的 Disussion（很多時不是 tutor 帶的），我們都很主動，再加上幾位備足課的同學提供資料，再加上 Cert. Psy. 同學的一些實際工作經驗，你一句，我一句，一堂兩小時的 tutorial 便變得很熱鬧了；有一次當我們在 Discuss 郭亞女事件時，更主動地提出邀請鄰房的 Dr. Ho 講述那件事。總括一句，tutor 冇料事少，自己的投入，參與及主動才可使 tutorial 變得有價值。

因為我實在很回味過去的日子，所以才不斷地替 Dept 說好話。認真來說，我正經地上學的日子不多。第一年入 Hall 上庄，落庄時已接近考試了。到了第三年才能真正享受上堂與同學之間的樂趣；當我和同學混熟後，便覺得每次上堂也很開心，特別是一些只有 Major 才會 take 的冷門科，每次上堂也像 Re. U 一



樣，好 Happy，間中去吓 tea，數吓 lecturer 壞話，有時又會去旅行，camp，踩單車等……我們互相之間又不會因為功課而爭執(反而互相幫助，分工合作)，我想在大學裏要找一班那麼要好的同學實在很難。

我們人數雖然少(得十多人)，但什麼樣人也有。好玩而又變態的，肯定是秋姐了；而最污糟的是 X 仔(唔敢寫出來)，佢試過在考試五日不冲涼；最「笨」(可能是最正直的)要算是 Amy 了，我們同佢肯定是不同年代的，她連抄功課，TEST 出貓，什至遲交功課也「騰雞」非常。笨而蠢的要算是 MARTINA 了(點解笨？唔知呀，個樣似 MR 掛)至於靚仔，當然非我莫屬了。我們雖然性格不同，但卻很投契，無論校政、功課、什至國事也可「吹水」一番，那時候的無拘無束，現在還很回味。

根尼夫

5

Do not 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that they should do unto you. Their tastes may not be the same.

— George Bernard Shaw



政治冷感

在課室內有四個人，三個學生一個講師，幸好到十一時五十五分出現了第五個。我把目光投到地板上，窗外，卻不想望着講師，因為他有很大機會是望着我。他冗長的講章的確有不少論點，我聽了、寫低了，卻沒有意欲去思考；心想：還是下課後自己去圖書館找些書，做好功課，預備好導修課更實際。

上政治科學系的課很多時候的確很冷。一來人少，散發的體溫比 RHT 二三百人就不是什麼。同學認真的態度，繃緊的面孔，學者般的批判眼神，亦使氣溫保持在十度以下。冷的感覺亦源於「三唔識九」，政治科學系的學生有一半來自文學院，而社科的同學亦鮮有主修或副修政治的，大部份學生只揀一兩科來滿足自己的興趣，結果是，很難找到一羣熟口熟面的同學。筆者其實鼓勵同學集齊好友，班足人馬去報政治科學系的課，這樣可以幫助大家在課堂或導修課時興高采烈地討論世界大事、民族前途——這可以說是讀政治科學的最高享受。

筆者主修政治科學，很少涉足其他系，又談不上對政治科學系瞭如指掌，但主觀上總感到我系跟其他系有一大分別：我系的導修課來很十分認真，大部份講師都要求學生交一兩頁的材料，以對付大家不預備、不發言、不思考的惰性。假若學生懂得把握，我相信學生數目跟學習水平必然成一反比，因為我發現講師要傳授的不只是理論分析，而是為學的方法和態度，這很大程度依靠多接觸、交流。

《學苑》搞的最差教學獎內，政治科學系未有得獎者，但在最佳教學獎中，我系卻連年得獎。其實如果多些社科同學選政治的科目，有些講師也應上榜。我感覺上，政治科學系的講師都十分用心教書，每次上課必帶備一疊筆記及 Transparency，絕不欺場；私下亦全力協助學生解決功課上的問題。這個環境對訓練自己做學問工作真的很難得。

筆者覺得在政治科學系讀書，師生關係亦是一大吸引。客觀上環境容許大家多溝通，而根本上講師們又很友善。Mr. Roberts 每年聖誕節的 BBQ 大會是一大盛事，另外筆者亦曾經安排一些聯誼活動，真有點中學時期老師學生打成一片的感覺。

說的儘是政治科學系光明的一面，目的不外呼籲有興趣人士多多來選讀。筆者知道現實的港大同學有兩件事更吸引他們——功課量及講師學術水平。第一項我可以叫大家放心，因為政治系的課大多只要求一份 Term Essay；沒有測驗；有些科全期只有五個導修課；考試題目容易捕捉。

第二項學術水平我就欲語無言，全系內只有一人是世界上有頭有面的學者，其他的只可算是香港本地級大師。可是，大家別強求吧、！既然講師們專心講學，也許他們無料，但他們仍可以教你去尋找方多面資料，派你一大份 Reference Book List，夫復何求？

政治冷感在香港出現，在港大出現，在政治科學系亦可以出現，唯有對學問的熱情可以與之抗衡。

子規

黃

德富

土



當呼叫聲再度响起
當人們在橋上分離
當黃叶洒遍墓地
你我再度憶起——
悲歡離合的各種滋味

讓旌旗飄揚於風中
讓鼓聲响遍無限宇宙中
讓彩帶纏繞在已死的中心
一切的生離死別
此刻已身受感同

但天上的巨輪已沈下去
烈風無奈緊隨
你我不應緬懷過去
往昔又再重現於廢墟……
生死無奈面對
你在力竭中昏睡
看着已消逝的過去
乏我無法獨存於廢墟
讓黑夜攜我遠去
不要在悲哭裡沉睡
將一切一切的永遠
今天都活埋於黃土裡



諾言

活在這美好世界
我漸漸被埋沒了
璀璨的燈火
在漆黑晚空中燃點
化成無數火花
散落在蒼茫海上
孤舟正繫着一點燈火
緩緩被黑夜吞滅
一切一切的寧靜
從而得以永存……

躺在寂靜海上
沒有璀璨燈火
只有絲絲微風
營燒在這紛亂心中
一切一切的過去
從而再度迴响

獨行的路上
圍困四面風霜
四周的噁嚷
沖擊着心靈的創傷
二十年的守望
剩下悲嘆的傳揚
無窮的幻象
飛舞的霓裳
徐徐在風中飄盪
是哭
是狂
誰能越生命的圍牆

鳴謝

王賡武長

Dr. Bacon - Shone

黃紹倫教授

趙啟超教授

浸會學院陸何慧薇女士

中文大學黃熾森博士

林文宗同學

陳祝筠同學

彭兆楷同學

PATRONS

Dr. Stanley Ho

Mr. David K.P. Li

**Ms. Cheung
Man Yee**

Ms. Ann Chang

Ms. Ko Siu Wah

Mr. Peter Tso

HONORARY PRESIDENTS

Dr. Bacon-Shone

HONORARY VICE-PRESIDENTS

Prof. S.L. Wong

Prof. W.S. Chow

Prof. S.G. Redding

Prof. R.J. Cowan

**Prof. Steven
N.S. Cheung**

Prof. Ian Scott

HONORARY LEGAL ADVISOR:

MR. JOHANNES CHAN MAN MUN

HONORARY AUDITOR

MR. EDWARD K.C. CHIU

鳴謝

天

下

奪

標



八九年度幹事會



九〇年度幹事會



九一年度幹事會



1991—1992